



辨按諸儒自欠眼明皆以行之常為舜之孝極其至為天子位竟把大孝一大字截去何也本矣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提起下云何以見其大孝以德為聖人尊富饗保云云所以為大孝也且大德而必得祿位名壽以受天命初非倖致所以為大孝也如此則前後旨意何嘗相悖○惟大德有必受命之理所以大孝有必得尊富饗保之理此皆庸行中所自致則道費之大何莫非道費之小之所通乎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薛頴問無憂曰文王自公劉太王積功累仁至文王適當天運恰好處此文王所以言無憂如舜大德而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古 近譬堂 藏板

祿位名壽之必得亦是天道流行正得恰好處耳

同大全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瞍堯舜子則朱均

所以惟文王為無憂○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

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雲峯胡氏曰文王父作

子述人倫之常也舜之父子人倫之變也舜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此所以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也○呂

晚村曰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費之

大者章句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

公之事本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為主而下二節乃言

子述也○無憂是就境遇上說若說得太玄妙則無

以處凡聖人且與下文打成兩橛○兩之字是指文

王而言○文王非公子封君靠前後成功者也其身

何○黃際飛曰章句三節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  
之事此言周公之事皆中庸之事也此自中庸引述  
之旨夫子本義則言周家世德相承文王適處其中  
武周特繼其後耳若謂夫子言時早爲子思稱引作  
地則萬無此事朱子章句爲中庸作疏自應提出稱  
引之旨若本章本義亦無不細爲研求而但以中庸  
二字究頭一蓋之理善乎第三章或問之說曰凡此  
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  
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其相承之序則有  
以各盡一章之意而亦不失夫全篇之旨矣此中庸  
引述聖言之通例也則此本章之說何獨不宜先求  
相承之序何獨不宜徐次乎晚村但知遵註而不知  
其所以遵訊以下二節承首節言子述爲村俗杜撰  
此知其一而不知又有其一也

# 朱子異同條辨

## 中庸 卷二

### 壹

近譬堂藏板

常推極其至之意無非見道之費節節都有一中庸  
之道在但武王當有天下而有天下周公當制作而  
制作此其盡道易明獨文王無憂只言其父作子述  
此諸儒所以不知其爲文王之事也卽有知其能盡  
中庸之道不單靠父作子述安享其成然謂其能盡  
中庸之道而又得作述之盛或以無憂非道而所以  
無憂爲道則是補文王之盡道於言外而於章句鑿  
然下之事二字者終欠體貼不知此章明中庸之道  
含有一時字在內武王恰值應天順人之時周公恰  
值制禮作樂之時而文王恰值無憂之時如父作於  
前則可無憂於前而不必更作於前子述於後則可  
無憂於後而不必更述於後此文王之時中庸之道  
當如是也使文王不肯以無憂自安早有所創作繼  
述於當日則戒衣之舉不俟武王制作之事不待周  
公矣豈復合中庸之道乎故文王當無憂之遇而能  
善處之此其所以爲文王之事也此其所以爲文王  
之盡道也○學曾問此旣言文王之事不就其盡道  
處言之而獨嘆其無憂何也曰安然而盡中庸之道

豈不是他遇之極盛處。此遇最是難得。故嘆其為無  
憂。曰：使文王不值父作子述之時，將預為武周之事。  
耶？曰：非也。前無父作子述，雖欲化行南國，三分有二，而  
亦有不能。後無子述，則雖已化行南國，三分有二，而  
亦亦憂其或墜矣。文王只隨其時遇之所值，以盡中  
庸之道，而乃幸而遇父作子述之時，豈非遇之極盛  
者耶？

禎按：聖人未有不盡道者。章句謂此言文王之事，此  
言武王周公之事，事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道之所  
在，即中庸之所在也。今謂夫子本意，只言周家世德  
相承，而無與於中庸之道，子思引之，方牽合到中庸  
上來，有是理乎？朱子所謂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  
章之說者，如上章大孝，下章達孝，此章雖介於上下  
之間，然且就本章文，王武王周公三聖人身上理會。  
其所行盡道之事，而遽扯上章大孝之受命，下章達  
孝之繼述來說，則先自亂了。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  
其相承之序者，以上章大孝，下章達孝，此章既介於  
其間，則必有相承之序。既將文王武王周公三聖人

### 朱子異同條辨

#### 中庸

卷二

#### 美

近譬堂藏板

盡道之事，理會得通，則知上章舜之大孝，雖極之受  
天命為道費之大，然猶就一身言之也。此章文之無  
憂武之有天下，周之制作則道費於一家，而漸通於  
天下矣。下章武周之達孝，則上通於天地祖宗，下通  
於子孫臣庶，而無非道費之大為之也。此朱子先求  
本章徐次相承之序者，以此豈如黃說本章無與於  
中庸之道，當於子思  
引述之外別論之乎？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  
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  
保之。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  
肇基王迹，詩云：至於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

胄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諸類**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曰游揚是如此說尹氏又破其說然看來也是有此意如堯舜與湯武真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

**輯要**游曰武王之事非聖人所優為也故曰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謂之不失則與必得異矣乃如其道則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與舜未始不同也○龜山楊氏曰武王之武蓋聖人之不幸者非其欲也然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也謂之不失與舜之必得異矣故泰誓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蓋聖人雖曰恭行天罰而猶有受克予之言不敢自必也謂之不失不亦宜乎

**大全**蔡氏曰大王雖未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問孔子於舜言必得其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近譬堂 藏板

各於武王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語意似有斟酌雙峯饒氏曰反之不若性之純征伐不若揖遜之順○呂晚村曰使紂不至無道武王終守侯服其纘序未嘗不光大也此句另講到一戎衣方說到有天下有天下亦不過纘緒中一事耳如此看方見武王能盡中庸之道

**異**呂晚村曰纘緒二字最易說壞不是武王不子便是大王王季文王不臣矣要之武王亦不願有天下者直是時至事起天人交迫莫之為而在後人觀之太王王季文王時已有有天下之勢至武王而集其成則以為纘緒焉耳

**辨**樹纘字章句明解作繼字並非光大前人之謂晚村雖知武王終守侯服纘緒未嘗不光大又以為至武王而集其成則以為纘是猶未看明此句也緒字亦只指平日積功累仁立國安民者言原非以取人天下為緒則纘亦只繼其肇基其勤與三分有二者耳至伐紂一舉乃後來萬不得已而為之豈聖人預設是心乎仇滄柱云首句是喚起下文不是總冒下

文其解甚妙蓋作總冒看則戎衣數句作續緒內事矣只作與起語見得周家三代世有功德及民至武王承繼遺緒因致民心戴而天命歸所以一舉而天下大定也○十三年之時猶是養晦之時而非壹著戎衣之時也到此不得不然只是時至事起中庸之道當如是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七

近譬堂藏板

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類

三年之喪諸家說亦有少不同然亦不必如呂

氏說得太密大槩只是說三年之喪通乎天子云云本無別意○問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考之武成金縢禮記大傳疑武王時已追王曰武王時恐且是呼喚作王至周公制禮樂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冊寶之類然無可證姑闕之可也又問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周公制禮時方行無疑曰禮家載祀先王服袞冕祀先公服鷩冕鷩冕諸侯之服蓋雖上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堯

近譬堂藏板

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驚冕旒玉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蓋雖與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問喪祭之禮至周公然後備夏商而上想甚簡畧曰然親親長長貴貴尊尊賢賢夏商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中庸之意只是主為父母而言未必及其它者所以下旬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問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呂氏却作兩般曰呂氏如此說者蓋見左氏載周穆后薨太子壽卒謂周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左氏說禮皆周未衰亂不經之禮無足取者君舉所以說禮多錯者緣其多本左氏也賀孫云如陳鍼子

送女先配後祖一段更是沒分曉古者那曾有這般禮數曰便是他記禮皆差某嘗言左氏不是儒者只是箇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若公穀二子却是箇不曉事底儒者故其說道理及禮制處不甚差只是說得忒煞鄭重滯泥正如世俗所謂山東學究是也

**問** 呂曰追王之禮古所無有其出於周公乎大王避狄去邠之岐山之下而居從之者如歸市則王業始基之矣王季承大王之業至文武受命作周故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已故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者明王業之所基也武成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天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此追王之意歟追王之禮文王之志也武王承之武王之業也周公成之武王末年始受天命於是禮也蓋有所未暇此周公所以兼言成文武之德也推是心也故上祀先公亦以天子之禮而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蓋先公細緝以上追王所不及如達其意於大王王季豈無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今

近譬堂藏板

是意哉。故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達追王之意於其上。也。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則自諸侯達乎大夫。士庶人亦豈無是意哉。故父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葬以大夫。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上下一也。所以達追王之意於其下也。期之喪。達於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為父為母。適孫為祖。為長子為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為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為三年之喪。但為父為夫。屈者也。故與齊衰期之餘喪異者。有三。服

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周穆后崩。犬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則包后亦為三年也。父母之喪。則齊疏之服。舂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蓋子之事親。所以自致其誠。不可以尊卑變也。○游曰。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仍稱其祖為大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太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其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大王。宣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交。遂以謂文王自稱玉。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厥成。為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以長雄天下。而周之位號微矣。辛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



折之行不敢復出口蓋各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遠巡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曾謂至德於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拂天理乎且武王觀政于商而須假之五年非僞爲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患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亦所以正人心也

同大全史氏伯璿曰章句所以訓末爲老者蓋以下文卽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上祀見得武王老不暇及後周公乃成其志也此所謂武王末受命一句不是結上節意正是引起下文周公追王上祀之意而言耳○史記周本紀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隄立毀隄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組緝卽豳叔祖類乃大王之父也○雲峯胡氏曰周家自大王以至周公世世脩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全

近譬堂藏板

德古所無也周公追王之禮特以義起古所無也所以中庸特表而出之此段須看章句推字與及字周公推文武之意以及大王王季於是始行追王之禮又推大王之意以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謂之達孝也此章之末數達字所以有下章之首一達字○潛室陳氏曰伸情於父母獨三年之喪上達於天子其他各有限節等差不可盡伸也○新安陳氏曰蓋者疑辭以意推之觀武成稱太王王季文王可見矣○山陰陸氏曰經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蔡虛齋曰味末之一字可見武王初未有利商之心而急于大統之集也易曰湯武革命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聖人制禮毫髮不苟先公只祀以天子之禮而不追王太王王季只追王而不加謚非獨以親疎之辨亦以其功業之不同也故武王初得天下便追王文王至於太王王季姑俟熟議至周公乃成之信乎武王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全

近譬堂藏板

周公之孝皆中庸之道也。○斯禮卽是上祀先公之禮。太王王季旣追玉則其祀以天子之禮不暇言矣。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只骨到祭以大夫處不可謂骨到無貴賤一也。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自上而達於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自下而達之於上者也。此言喪禮只是因言祭禮而及之耳。於葬禮意尤輕。○葬祭只言大夫士者自諸侯至庶人而中舉之以見上之諸侯下之庶人。可以類推也。達乎大夫達乎天子皆自庶人達之也。此達字與達孝之達字意殊不同。雲峯胡氏之說非也。○林次崖曰周公成文武之德此意骨到未自追王大王王季至貴賤一也皆成文武德事斯禮也。只骨到祭以大夫處期之喪以下又是一轉語合而言之。總是推已及人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也。○呂晚村曰成文武之德是夫子追論語非周公當時以此立說也。通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此節專指周公之事周公當時只盡其道之所當爲爲文武之所不及爲故曰成文武之德若謂周公以之歸功文

武借名免專己之嫌便是私心作用豈復成聖人豈可謂盡中庸之道哉。○太王王季其功德本自當王。上世禮法簡畧不曾有此義例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特創立此制直從道理上生來爲萬世不易之大法不是體貼文武孝思尊崇其私親也。故不入達孝章而於此發之原不關孝字事蓋周家累世修德至太王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故上節言績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武王有天下皆本此三世之功德文王則武王已王之而制度有未暇詳及者故此言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單稱太王王季以武王已王文王也。太王王季本自宜王周公歸本天道行事後世不知此義以爲天子必尊其親上尊號亦附於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馬懿皆得與太王王季並論豈亦可爲盡中庸之道哉。○呂晚村曰上承大孝下起達孝此章是過脈處看下文註云承上章而言又云上章言武王績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述之大者云云則武王二節正下章發

源然此章原平說文王武王周公之事言其各盡中庸之道因盡道而推本其孝非直稱其孝如上下章例也周公成文武德其經緯制作甚廣追王崇祀乃其大者以孝為制作之本也

**辨**按此節只言周公當制作之時而盡制作之道即所謂中庸也雖此章數達字謂能通天下之情下章

達字是天下通稱武周為孝不作一樣解然其義未嘗截然不相入也蓋惟其制作盡善推已之情以通

天下之情無微不至所以恰中乎天下之人心天下

安得不通稱之為孝乎此非有意牽合只看下章之

達孝仍在所制祭祀之禮迺於上下上見則知血脈

聯貫之妙矣後人俱非胡雲峯說其實亦未通透

曰未受命便見制禮未及為而待周公此周公揖相

成王時至事起道之不得不然者也○不重說武王史

氏說是○註云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

緊承周公成文武之德來則知此處成德只主祀典

詳盡並下喪葬亦屬推言至體國經野周禮周官許

多事雖亦成文武之德然此處自不暇及也○追王

# 朱子異同條辨

## 中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是推文武之意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

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此不是脫離文武之德正文

武之意之所欲推者而周公代推之也故推字上加

一又字○輯畧呂氏云達追王之意於其上達追王

之意於其下則斯禮禮字單指追王之實當兼承追

王上祀說下祭字緊承祀字來葬用死者之爵祭用

生者之祿二句不可不看言葬雖用死者之爵以安

其祿而祭則必用生者之祿以順其情亦猶推交武

之意與太王王季之意而及其先人也或曰如此則

葬以大夫祭以士者限於分而情亦有所不伸矣日

分之所在固將以分制情而循分之中有激勵之意

此即先王勉人曲盡孝思之微旨而孟子所謂三月

無君則皇皇如者正如此也

積按此章自言文王武王周公三聖人各事其事各

盡其道處非徒為上下章作過脉也謂下章承此章

而言明其為達孝則可謂此章為下章而設則不可

此所謂但講承接而不先講本文之病也呂說非是

○父母之喪正申三年之喪句無貴賤一也正申達

乎。天子句。妻為夫服。既與達乎。天子無干。而適孫之為祖服者。亦必如太甲之於成湯。無父承重。則亦猶之父。母之喪也。若為長子為妻之說。本不足信。何必引之以亂本文之意。

### 右第十八章

**輯畧** 河東侯氏曰。中庸之道。參差不同。聖人之時中。當其可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文王之中庸也。舜以匹夫而有天下。此舜之中庸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此武王之中庸也。此謂不失天下之顯名者。非謂武王之有天下不及舜也。謂之天下之顯名者。謀從衆而合天心也。是與舜之有天下不異也。故亦曰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易地皆然。故也。有一毫不與舜受天下之心同。有一人不謳歌獄訟而歸之。非中也。篡也。尚有顯名哉。武王末年方受天命而有天下。未及有作。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先公之禮。喪葬之制。皆古先所未有也。此文周公之時中也。

### 朱子異同條辨

#### 中庸 卷二

#### 箇

近譬堂藏板

**同** 大全陳氏曰。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此章以費之大者而言。

**辨** 按此章大意。則侯氏之論詳且盡矣。其引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為文王之中庸。尤為的確。而人皆忽之。此予謂上有王季之作。積功累仁。方積撥得如此。下有武王之述。則所謂有二服事者。其緒自可以不墜。而文王可安然。而盡中庸之道也。括出時字。尤為特識。○上章總註。謂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而曰後二章亦此意。蓋此章只就一家作述。世德相承。說雖武王之有天下。不過為繼緒。雖周公之禮。盡人情。不過為成先德而已。此所謂庸行之常也。然一家世德相承。而至於有天下之大順。天下之情。則推之以極。其至為何如矣。

###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

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輯畧** 呂曰此章言達孝所以為中庸武王周公所以稱達孝者能成文王事親之孝而已故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善繼文王事親之志也序爵序事旅酬燕毛者善述文王事親之事也踐文王之位行文王之禮奏文王之樂敬文王之所尊愛文王之所親其所以事文王者如生如存故繼志述事上達乎祖此之謂達孝者歟○游曰大孝聖人之絕德也達孝天下之通道也要其為人倫之至則一也故繼志述事之末亦曰孝之至也

**回** 西山真氏曰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為孝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項氏曰舜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為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為訓也○史氏伯璿曰雙峯說達字之義與章句異蓋此下文有夫孝也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二句若是他人善繼善述無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金

近譬堂藏板

大聳動人耳目處天下人安得通稱之哉唯武王周公之善繼善述事功極盛如武王承前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又制為禮法以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此其繼述皆非常人所及所以天下後世人人皆知其繼述之為善故皆稱其孝而無異辭此其所以為達孝耳章句訓釋無以加矣○蔡虛齋曰此本周公事而兼武王言者猶上章追太王王季而曰推文王之德以及乎王迹之所起而本文亦曰周公成文武之德也知彼之兼文武則知此之兼武王周公矣○呂晚村曰達孝與天下歸仁同例看得許與稱謂粗淺故歸字達字必欲說入高玄去不知非欲盡理純不足以當歸仁非德盛道行盡倫盡制不足以當達孝許與稱謂原非粗淺事也○註明云承上章而言看下節註繼述亦就上章說而下三節祭祀之理指通於上下者言之則達孝實據自應止就上文發明為是所謂通上下即上文兩達字亦即此達字之所以然蓋此理本非武周之所獨自武周實有其道而天下之言孝者歸焉猶之仁為天

下所共有。故一日克復。則天下歸仁。達字根源在此。雙峯饒氏曰：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言其孝不特施之家，又能達之天下。如斯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自上達下期之喪，至達乎天子，是自下達上，能推吾愛親之心，而制為喪祭之禮。以通乎上下，使人人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如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

**辨**按章句明云：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則知上章武之繼緒有天下周之成文武之德，追崇其先祖，並有以通在下之情。原非為盡孝而設。然光前裕後，制禮通情，皆天下之人意中事也。安得不通謂之孝？故此達字雖不與上章達字作一樣解，而上章達字即此章達字之源。饒氏便以人人得致其孝為達孝，固悞看字義，而時解分別不能貫通。亦失註中承上章而言之本旨矣。○學曾問：達孝如雙峯解，使人人得致其孝，未為不可，而朱子必解為通謂之孝者何也？曰：以達孝為通天下之情，則是孝達之天下為虛字，所以養武周者未實且。

###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矣

近譬堂藏板

下文未嘗專言以孝達之天下之意，而但就武周本身言。其善繼善述，特所制祭祀之禮，自能通於上下耳。是可見通謂之孝中，該有能通天下之情之意。而徒謂能通天下之情，反無合於本章之旨。此朱子解書之所以細也。

###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圖**大全西山真氏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新安陳氏曰：祖父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呂晚村曰：章意以道之費之大者而言，指其盡倫盡制，重在制禮。

邊戎衣續緒固是繼述中大事然意不舉此以為訓也達孝達字原指天下此心此理之同故通稱無異辭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此武周之所謂達也若止就征誅上說如何盡得達字

○黃氏洵饒曰繼志是繼文王之心述事是依文王之善繼志所為未遂述事所為已成張子云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下文又指上章下文言

○呂晚村曰夫孝者三字不粘任武周正見此理橫天塞地凡為孝子皆當如此武周特其最耳如此方見達字之義○善繼述之義在功業則有功業之繼

述在制作則有制作之繼述續緒而有天下功業之繼述也然亦修德行仁以為繼非先王謀人天位子孫必成其志是曹丕司馬炎皆達孝也制禮通於上

下及下二節制作之繼述也不必又扯戎衣有天下來說盡倫備物仁至義盡在諸侯時盡諸侯之禮在天子時盡天子之禮此則時勢有不同耳使武周終

身侯服亦是善繼善述非必為天子而後謂之善也○按繼志述事自有許多般不止續緒有天下成德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全 近譬堂 藏板

以追崇先祖然上章所言已盡繼志述事之大矣即本章下文又以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亦

只在上一章追崇先祖一句之中但上章統言之而此章精言之耳向非繼志述事之最大者胡為上章既

統言而此章又精言之也慎知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自是中庸本旨故舜以大孝言而此又以達

孝言也舜於親之生前能極尊養之隆故推言其受命武周於親之沒後能極禮制之備故推言其祀享

乃不惟上有以達祖宗下有以達子孫臣庶為有以盡其制於廟中即祖之所自出與上帝之幽微無不

有以通之而治國亦示諸掌則其所以通於上下者又寧有毫髮之闕乎今人於此節註頗晦其解○人只為看大了繼述看小了所制祭祀之禮果爾則下文不足以盡武周之達孝聖人何難鋪揚其繼述之盛而第就祭祀之禮言之乎看透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國如示諸掌則聖人以此盡達孝之義明而中庸明道費之大之義亦見矣○學曾問祭祀之禮皆制自周公而今以達孝兼稱武王果即上章

成文武之德如蒙引之說平曰不盡然也上章末節  
自言周公之德事見其能成文武之德此章自兼稱武  
周之達孝又安可以周公之孝即移之為武王之孝  
乎須知非武王纘緒而有天下則周公何從而制作  
之以成祭祀之禮之備不惟廟中之上通祖宗下通  
子孫臣庶者已有所敷而郊社之事上帝禘禮之祀  
所自出者皆有所不得行焉在其治國家而使天下  
之人通稱為孝哉明季諸人靠定易侯而王謂前人  
在今日必行武周之事固為拘泥近日自晚村後又  
必欲撤去有天下謂武周終身侯服亦是善繼善述  
夫終身侯服盡其本分之所當為固亦無難於孝然  
不得盡制作之隆即不得行祭禮之備不得行祭禮  
之備即不能通上下之情又安得使天下之人通稱  
之為孝哉豈知聖人自是就己纘緒存天下之後能  
極王制之備而王制之中又惟祭祀之禮為極幽微  
廣大故舉之以明遠孝之實也  
禩按善繼善述自在盡倫盡制上然所謂善者時中  
之道而已道之所存即志事之所在武周禮制周託

###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父

近譬堂藏板

不過自盡中庸之道未嘗規規求合於前人而已成  
善繼善述矣時解處處抱定繼述謂前人在今日必  
當如此自謬朱子謂文王當武王時亦未必做武王  
事蓋心理雖同事迹却有不可盡符者故於心無作  
於理為安便是孝也○夫孝者三字只重孝字不重  
者字非謂天下之孝者皆當如此蓋此處緊承上文  
以起下文着不得推開語也○註中下文二字自指  
本章下文蓋首節嘆其為達孝次節言其達孝在善  
繼善述下文又即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以明其  
為繼述之善也原非申解前章安得指前章之下支

###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  
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  
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



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附**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祖無乃不盡人情耶朱子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土庶人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體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福却如福廟併祭祖適士二廟祭祖祭福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官師一廟之交大抵士無大祖而皆及其祖考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兗

近譬堂藏板

物如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是也○楊曰武王纘大王季文王之緒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繼其志述其事也夫將祭必思其居處故廟則有司脩除之祧則守祧黜陟之嚴祀事也宗器天府所藏是也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類歷世寶之以傳後嗣祭則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裳衣守祧所藏是也祭則各以所遺衣服授尸所以依神也時食若四之日獻羔祭韭之類以生事之也

**圖**大全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此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若上士則二廟庶人祭於寢○新安陳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祧廟則有司脩除祧則守祧黜陟此脩其祖廟也○東陽許氏曰脩除只是灑掃整飭常使嚴潔之意○顧命序所陳之寶有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兗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之屬則

盡包上所陳者在其中○赤刀寶刀赤刀削其刀必有赤處削音笑刀之小者大訓三皇五帝文武之訓弘璧大璧琬琰琕圭琮玉也夷或以爲東夷美玉天球雍州所貢玉磬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胤古國名舞衣舞者之衣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兌和古之巧人垂舜時共工舞衣鼗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趙氏惠曰先祖遺衣服小斂及大斂之餘乃藏之廟祧周禮春官衣服祭祀則以其衣授尸服卒者之上服○周禮天官宰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羞香夏行腍鱸膳膏腍行猶用也膳音渠乾雉也鱸音搜乾魚也腍犬膏治膳鱸以犬膏也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蠃羽膳膏羶犢牛子麋音迷鹿子腥雞骨蠃音鮮魚也羽雁也羶羊脂也又禮記內則篇亦云○格菴趙氏曰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以奉人者薦神蓋以生事之也羔雅羊豚雅豕嫩而肥故春用之香謂牛膏也調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

#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牟

近譬堂藏板

節推其義以見其孝第春秋節指各廟之制而太廟亦在其中宗廟節則專指太廟之禮春秋明是四時祀事宗廟節則兼大禘禘祭及四時之禘大禘陳祧主時禘不陳也時講分時祭禘祭亦無大謬但宗廟節專主大禘不無偏漏耳有謂二節俱屬一時則時祭時安得群昭群穆成在耶○仇滄柱曰或謂春秋節屬時祭宗廟節屬禘祭然大全小註明以春秋節屬敬所尊宗廟節屬愛所親若分開時祭禘祭豈時祭專主敬所尊而禘祭專主愛所親乎二條正屬一時專修祖廟四句以其事祖宗者言之序昭穆五項又舉其及於子孫臣庶者言之其分別兩祭者起於王守溪蓋因春秋二字切於時祭故也但必謂序昭穆等在禘祭時方用之此亦未有所據

**疏** 樹晚村滄柱皆有所執故道理未圓蓋春秋節於時祭爲切而宗廟節旣云群昭群穆子姓咸在則似非大禘之祭不可故朱子或問亦以大禘言之但春秋時豈遂不序昭穆與序爵事等而大禘之祭又豈無修祖廟等乎須知禘祭重而時祭輕一春一秋尚

必修陳設薦如此則大禘之修陳設薦其嚴敬又當何如至宗廟之禮自可該得時祭然惟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咸在乃爲序昭穆之全而序爵序事更見周詳旅酬燕毛愈見隆盛而時祭之禮大畧放此可知矣是春秋一條卽輕以明重宗廟一條卽重以該輕可分看正可逆看而於下尊親二句之分屬亦不礙矣且尊親二句大意固昭上兩節然亦不必貼紮分頂總是要見他孝之至耳明者會之禋按踐其位節五其字指先王註有明訓此先王麟士謂卽文王若大王王季在所尊內蓋此章緊貼孝說所制祭祀之禮皆孝中之辨推况事死如事生二句明貼文王說而註又解之曰皆指先王也乃特說不通亦欲以此節四其字指先王然則祖廟弟文王之祖廟宗器弟文王之宗器裳衣時食亦弟屬之文王而可乎朱子何不先於此節以先王二字訓之無稽甚矣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空

近譬堂藏板

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或問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曰其爲向明阿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三

近譬堂 藏板

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附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于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祔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何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祔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矣

世附穆之南廟矣昭者附則穆者不遷穆者附則昭者不動此所以附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處霍為文之昭邢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祔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禘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持設位於祖之西禘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遺易檐可也改塗可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堯

近譬室  
藏板

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祧而為七廟矣自是之

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通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諡法者不為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毀降

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復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也。諸侯之黜，聖斷。曩大夫有不得為者矣。大夫之倉楹，斷楨，士又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獨門室寢室之合，然後可各於官。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官。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為禮畧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為一處，雖衍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格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喪而

# 朱子異同條辨

## 中庸

卷二

### 告

近譬堂藏板

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於我朝，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畧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變，不唯窮鄉賤土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為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譏，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序，以昭示來世，而畧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之盛，故

尼其事而嗇其傳耶。嗚呼惜哉。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張琥之議庶幾近之。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

**誦類**

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又自酌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疑後世所謂倍食於賓者此也。○問如何是導飲。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酬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諺曰。主人倍食于賓。疑卽此意。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爵。不知如何。又問行旅酬時。祭事已畢否。曰。其大節目則已了。亦尚有零碎禮數未竟。又問想必須在飲福受胙之後。曰。固是。古人酢賓。便是受胙。胙與酢昨字。古人皆通用。○漢卿問導飲是如何。先生歷舉儀禮獻酬之禮。旅酬禮。下爲上。交勸先一人。如鄉吏之屬。升觶。或二人舉觶獻賓。賓不飲。却以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于長。以次獻。至於沃盥。所謂逮賤者也。旅酬後樂作。獻酬之俎未徹。賓不敢旅酬。酬酒賓莫不舉。至旅酬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奎**

近譬堂藏板

亦不舉。更自有酬盞在右。爲旅盞也。○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吏之屬。大夫則有鄉吏。一人先舉觶獻賓。賓飲畢。卽以觶授于執事者。則以獻於其長。遞遞相承。獻及於沃盥者而止焉。沃盥謂執盥洗之事。至賤者也。故曰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旅酬是客先勸主人。主人復勸客。客又勸次客。次客又勸第三客。以次傳去。如客多則兩頭勸起。○問楊氏曰。玉幣以交神明。禋鬯以求神於幽。豈以天神無聲臭氣類之可感。只用玉幣表自家之誠意。人鬼有氣類之可感。故用芬香之酒耶。曰。不然。自是天神高而在上。鬯之酒感他不着。蓋灌鬯之酒。却瀉入地下去了。所以只可感人鬼。而不可以交天神也。○問或問中庸廟制處。所謂高祖者何也。曰。四世祖也。世與太字。古多互用。如太子爲世子。太室爲世室之類。○問中庸二昭二穆。以次向南如何。曰。太室爲世室之類。○問中庸昭穆。以次而出。向南某人之說如此。乃是如疏中謂太祖居中。昭穆左右分去。列作一排。若天子七廟。恐太長。潤又曰。大率論廟制。劉歆之說頗是。○孫毓云。外

為都宮太廟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出江都集禮。向作或問時未見此書。只以意料。後來始見。乃知學不可以不博也。

**附**朱子曰。歆謂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告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却限取太甲太戊高宗為之。那箇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祭祀。如何毀得。○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子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哉。○如李氏所謂畧於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

### 朱子異同條辨

### 中庸

卷二

### 祭

近譬堂藏板

之側。不為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祀。而一行一酌奠之禮。楊氏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

### 輯畧

呂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人倫也。親親之義也。父為昭。子為穆。父親也。親者邇。則不可不別也。

祖為昭。孫亦為昭。祖為穆。孫亦為穆。祖尊也。尊者遠。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此昭穆之別於尸者也。喪禮卒哭而祔。男祔於皇祖考。女祔於皇祖妣。婦祔於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此昭穆之別於祔者也。有事於太廟。子姓兄弟。亦以昭穆別之。群昭群穆。不夫其倫。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中庸 卷二

卷二

近譬堂 藏板

諸臣之助祭者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以為宗而詔相。孰可以為視而祝嘏。孰可以贊禋獻。孰可以執籩豆。至於執爵沃盥。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旅酬下為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也。若持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解於其長。以行旅酬於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燕毛者。既祭而燕。則尚齒也。長長之義也。毛髮色也。以髮色別長少而為之序也。祭則貴貴。貴則尚爵。燕則親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長。貴貴尊尊。賢而已。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間。大經以正。至恩以宣。天下之事。盡矣。○楊曰。夫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也。故有事於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此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玉幣交神明也。裸鬯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裸。則玉幣尊於鬯也。故太宰贊之。鬯則太宗伯蒞之。裸則又卑於鬯也。

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饋食之終。酌尸之獻。下逮群有司。更為獻酬。此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既祭而以燕。毛為序。所以序齒也。序昭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事尚德也。旅酬逮賤。燕毛序齒。尚恩也。○大全新安陳氏曰。王制謂三昭三穆。昭在左。左為陽。昭者陽明之義。穆在右。右為陰。穆者陰幽之義。以周言之。書於文。王曰穆。考文王詩於武。王曰率。見昭考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也。子孫亦以為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趙氏惠曰。子姓者。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生為子姓。章句所引。乃祭統之文。必以太廟言者。惟祭太廟之時。則旅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群昭群穆皆在。若不於太廟。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並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群昭群穆咸在也。若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者。言君之眾兄弟子孫。在昭列者。則為一色。答自為族。尊者在前。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東陽許氏曰。凡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矣

近譬堂藏板

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東階之東有司群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酢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衆也主人舉觴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觴于長兄弟于作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者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觴于作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寔爵于簠此旅酬之大畧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觴于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觴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觴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以逮賤者如此林氏存疑云按儀禮主人酬賓賓奠觴不舉兄弟子獻長兄弟長兄弟亦奠觴不舉然後賓取所奠觴酬長兄弟長兄弟取所奠觴酬賓其賓酬長兄弟之觴原是主人所獻之觴非其弟子所舉之觴其弟子所舉之觴又在下文無算爵內于此無預許氏之說原非省文蒙引謂賓弟子舉觴于賓而賓酬主人者亦未及看到此耳○雲峯胡氏曰序爵所以貴賤賤者宜在所畧旅酬下爲上賤者亦得以伸其敬矣序事所以賢賢老者若在所簡燕毛則於老者獨加敬矣禮意周浹如此亦通乎上下而言之也○新安陳氏曰辨貴賤以爵序也辨賢以德序也序齒以齒序也達尊有三亦見於祭禮中者如此○黃氏洵饒曰宗祝有司之職事如執爵盥洗之類也賓弟子卽衆賓兄弟子卽衆主人毛髮之色別長幼謂昭與昭別長幼穆與穆別長幼也爲坐次謂賓出後之時也○宗廟之法廟皆向南而主皆向東○蔡虛齋曰武王爲昭則子爲穆父爲穆則子爲昭如文王爲穆爲昭則成王爲穆而凡周公管蔡一行兄弟皆昭也武王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堯

近譬堂藏板

問引春秋傳以管蔡邲霍為文之昭。邢晉應韓為武之穆。此所謂子孫亦以為序者也。○宗廟之禮。禮屬生者。所以序昭穆。全主生者。章句云。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此原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也。若死者之昭穆。則自其立廟時已定。不待祭時序之也。○群昭群穆。不是昭一行之群。穆一行之群而已。如周公一行。文之昭也。成王諸子。成之昭也。武王諸子。又為武之穆也。康王諸子。又謂康之穆也。○序昭穆。舉同姓者。皆在。皆太祖子孫也。○序爵。異姓也。同姓者。不與若說兼同姓。則盡已在昭穆列。不得復分身。在魯列矣。昭穆明序親親。○公侯自侯。國言。該伯子男也。卿大夫自內朝言。該上士中士矣。此以天子之祭。承太廟字說來。○此卿大夫指王朝者言。外服公侯既助祭。則其卿大夫宜不預也。○序昭穆。與序爵事各不相混。不相涉。看來群昭群穆。做一處序。公侯卿大夫。陪祭者。又做一處序。執事者。則各布列於其所司之位。○語錄所謂以次沃盥者。亦在其中。而鄭說乃有庖人及役使之賤者。此不知何據。若沃盥者。却是

有司職事之一理。宜得預彼庖人及役使之賤者。豈容到廟廷相勸耶。恐誤說也。且以沃盥及庖人役使。者為賤。則非指賓弟之子與兄弟之子矣。如此說。却與下文使亦得以伸其敬者。全相反。蓋沃盥庖役。正是有事了。又如何謂是以其無事故。而以此逮之耶。○章句所謂各舉解於其長者。蓋一時並舉。何者。長非一二人。賓弟子兄弟之子。亦非止一二人。若必依次傳致。則祭事尚未畢。必俟一番旅酬既畢。好生遲久。其如終禮。何必一時依次而舉。以周飲福之惠。則始終齊整矣。○祭將畢而旅酬。只在西階阼階之下。蓋主人飲福酒之時。欲其惠之周於下也。祭既畢而燕。則在寢矣。朝廷非燕所也。况祭已畢而送神。不當褻其廟也。○兩賤字不同。上賤字指公侯卿大夫中之位。在下者言。下賤字指賓之弟子。主人兄弟之子也。○陸稼書曰。陳介眉謂序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為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為別也。最明。時文多誤看。甚至

如艾千子疑序昭穆皆西向太祖此讀禮不精之過爵有貴賤然皆是貴者貴中有賤以別尊卑也序事言辨賢而不及否蓋禮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其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是則與祭之士皆賢此辨賢只是辨其材能欲用人不違其能非辨賢不肖也○旅酬下爲上註言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按儀禮是弟子先自卒觶以勸其長飲非爲其長代斟酒也時文有解作斟酒者其誤起於蒙引是讀禮不精之故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百

近譬堂藏板

禮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禮已畢尸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又厚於疎遠者見制禮之意文理密察恩意周備仁至義盡而文章粲然○蔡虛齋曰許氏之說與楚茨詩傳合但楚茨是以公卿之祭言不知天子之祭天子爲主更誰與爲賓而與之交酬乎曰自有兄弟之長在也蓋獻神以天子爲主酬賓以長兄弟爲主凡天子之祭與賓相周旅者皆長兄弟也楚茨之詩所謂主人者疑亦是國君之兄弟若異姓諸侯必不爲隣國諸侯助祭也○但同姓序昭穆時恐於中亦序爵爵同則論齒此雖無據要亦自然之理天秩所在也○宗廟朝廷皆禮法之所在故序昭穆內亦該論爵爵同則自論齒矣惟燕毛時乃私宴也宴於寢家人之禮也故純論齒不論爵○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舉觶非就是各勸其長飲也舉觶只是執事者洗盞更酌而歸於其長其長則將此觶往勸他人飲耳賓則勸兄弟兄弟則勸賓考儀禮如此

按宗廟之禮緊接所以序昭穆句分明是序立之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亘

近譬堂 藏板

飲乃許氏謂卽飲醉酒爲導飲其不合者一也主人  
 獻賓賓醉主人與主人復酬賓若主人必自往西階  
 賓必自往阼階紛躒雜踏成何禮體其不合者二也  
 主人先酬賓之酒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先自  
 飲而舉解於其長長兄弟亦奠而未飲乃賓取所奠  
 解於阼階以酬長兄弟者主人所酬之解也長兄弟  
 西階酬賓者其弟子所酬之解也至賓弟子竟未舉  
 解於其長與註中各舉解於其長而衆相酬句頗不  
 合或謂許氏弟舉兄弟之子半邊以類推賓之弟子  
 半邊而主人與賓所酬之解先不相當其賓弟子再  
 酬其長之解又將安所歸乎其不合者三也林氏存  
 疑又謂許氏原非省文其賓酬長兄弟之解原是主  
 人所酬之解非其弟子所舉之解其弟子所舉之解  
 又在下文無算爵內夫兄弟之子與賓弟子各舉解  
 於其長者等也何以兄弟之子導飲而卽以之酬賓  
 賓弟子導飲而弟等於無算爵乎其不合者四也予  
 以禮儀參之朱子之說蓋旅酬之禮始於飲福酒天  
 子主祭既飲福酒又欲均神惠於衆故使衆相導飲

也尸傳神意以嘏天子天子欲編傳神惠於與祭之  
 人故主人先酌以獻賓此主人指子姓兄弟之最長  
 者而言也賓於是亦酌主人皆謂之醉言皆受神福  
 也云耳自此以後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乃謂之酬  
 蓋又導賓使飲也玩儀禮與朱子之說亦有三處互  
 異爲可疑也儀禮謂旅而後舉非不舉也答廣之說  
 則曰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爵不知如何則終不舉  
 矣是原存疑案者已與儀禮互異矣答漢卿之問則  
 又謂舉解於賓賓不飲却以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  
 以獻於其長是賓不自飲而仍反於其長與終不舉  
 而又自別舉爵者互異矣至以沃盥爲逮賤其說悞  
 無疑乃又曰獻酬之俎未徹賓不敢旅酬酬酒賓奠  
 不舉至旅酬亦不舉更自有酬盞在右爲旅盞也是  
 與終不舉之說同而與旅而後舉且不自飲而仍反  
 於其長之二說又互異矣愚意主人方自飲以飲賓  
 之初其解卽終不舉又別舉爵是何道理朱子謂不  
 知如何則其不足信也明矣至謂賓不自飲却以獻  
 執事仍獻于其長夫主人方導賓飲賓不飲而反之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皇

近譬堂藏板

並非導飲之意先王制此儀禮却又為何其不足信也又明矣惟儀禮實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其說可信然愚意必俟兄弟之子與賓弟子各舉解於其長且眾無不徧而後舉則為時遲久眾皆徧飲而主人初酬賓之酒尚奠於席有是理乎愚意主初酬賓之時兄弟之長與賓之長皆不一人旅而後舉者兄弟之長酬賓之長至徧而後舉也賓既舉飲畢仍獻于其長此即語類以其家臣鄉吏一條賓飲畢即以解授於執事者則以獻於其長也如此方是主人飲二杯客只飲一杯若許氏之說主人飲一杯客已飲二杯矣朱子連賓醉主人一杯為二杯恐亦未的也此一番是酬之禮非旅酬之禮猶未下為上也惟眾皆導飲其兄弟之子先自卒解而舉解於其長兄弟莫而未飲其賓弟子亦先自卒解而舉解於其長賓亦莫之而未飲由是賓與兄弟不一人賓弟子與兄弟之子尤不一人各各導飲至徧而後舉焉此皆下為上而逮及於賤者也由是主舉解以酬賓賓舉解以酬主賓之黨與兄弟之黨無不交錯以徧

而無次第之數乃謂之無算爵者也語類又曰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吏之屬一人先舉解獻賓飲畢即以解授於執事者則以獻于其長遞遞相承獻及於沃盥者而止焉愚意主人獻賓賓醉主人與主人復酬賓皆有家庭臣鄉吏之屬奔走獻解斷未有主人與賓雜踏於階階之理遞遞相承獻及於沃盥者而止是言酬禮之終並徧及於執事之人非謂賤之本意不指下為上之子弟而以沃盥者為逮賤也至語類又有主人勸客客又勸次客次客又勸三客一條與旅酬之本意不合或者無算爵之後固有如此遞遞相承者乎○以毛髮別坐次者非真不問其年而第以毛髮別之也燕毛只是敬老之意昭於昭中序其齒穆於穆中序其齒孫與祖昭穆雖同而亦各序其齒也

禴按時解謂序昭穆亦該全節言凡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獻進退儀文各以祖宗之昭穆為行次如此則甚混而不清夫既各有執事奔走拜獻之儀矣又安能以祖宗之昭穆為行次乎若以爵事有序即皆

謂之昭穆與。本文五箇所以字各承之意未當。○總之群昭群穆。做一處序。公侯卿大夫陪祭者。又做一處序。執事者。又各布列於有司之位。謂昭穆者亦序爵不得。謂序昭穆序爵者。又執事不得。不相混。亦不相兼。蒙引大意頗自了然。○蒙引謂天子之祭。天子為主與爲賓而與之交酬者。自有兄弟之長在也。夫酬賓以長兄弟爲主則可。酬天子以長兄弟爲主則不可。按主祭獻尸。尸嘏主人。飲以福酒。如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之類。詩有明文。則神自有以酢天子。而臣子以下孰得而酬之耶。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高

近譬堂  
藏板

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附大全朱子曰。記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室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輯畧游曰。事死如事生。以慎終者言之。事亡如事存。以追遠者言之。故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此死亡之辨也。○楊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况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况其所親乎。事死如事生。若餘閭之奠是也。事亡如事存。若齊必見其所祭者。是也。記曰。入門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蓋死而後亡也。始死則事之如生。既亡則事之如存。著存不亡乎。心孝之至也。夫祭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而下達乎庶人。推親親之恩。至於燕毛。序齒。仁之至義之盡也。武王周公所以爲達孝也。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雙峯饒氏曰。踐其位三句。是善述事。敬所尊三句。是善繼志。○蔡虛齋曰。位者先王之位。所以對越祖。



宗者也。禮者先王之禮，所以奉祀祖宗者也。樂者先王之樂，所以和樂祖宗者也。若夫先王之所尊者，祖考也。先王之所親者，子孫臣庶也。已上皆孝子孝孫之所以不忍死其親之心者也。故謂之如事生如事存云云。○孝之至也，與達孝一也。自其盡於已而言，曰至孝。自其稱於天下而言，曰達孝。

**異** 陳氏曰：事死如生，居喪時事事亡如存，葬祭時事。○呂晚村曰：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即是繼述之善。當泰誓止稱文考，至武成柴望後稱文王，豈泰誓時猶有歎，而武成後乃為孝哉？當稱文考，泰誓時善繼述也。當稱文王，武成時善繼述也。廣平所謂武王觀政於商時，使紂一日有悛心，武王必與天下共尊之。無牧野之事，果爾，則西岐廟中終無敬愛之孝乎？故繼述不當主易侯，而王上立說。○蔡虛齋曰：所尊先王之祖考，所親先王之子孫臣庶也。子孫臣庶如何？分日臣庶，即指其子孫言也。至今太子諸王對其君父，皆稱臣，不可謂臣庶。又在子孫之外，蓋子孫皆吾臣庶也。○林次崖曰：踐其位，主祭助祭之人，皆踐其位。

# 朱子異同條辨

## 中庸 卷二

夏

近譬堂藏板

也。然此位，即先王之位，不專是周公設底位，也是周公繼先王設此位也。行其禮，即祭時所行之禮。然此即先王之禮，不專是周公制的禮，也是周公繼先王而制此禮也。奏其樂，即祭時所奏之樂也。然即先王之樂，不專是周公作的樂，也是周公繼先王而作此樂也。○陸稼書曰：明季講家以敬其所尊為通乎上，屬春秋節以愛其所親為通乎下，屬序昭穆節亦非。蓋以敬所尊，愛所親，分配二節可也。而以註中通乎上為敬所尊，通乎下為愛所親，則誤矣。又或以上節為禮備，下節為義周，或以上節為時祭，下節為禘祭，皆謬。上節是事神之謹，下節是待下之周。總是一時事。○呂晚村曰：其指先王大王王季俱在內，周公成文武之德，則武王亦在內，其義自圓活。繼志述事，不必坐煞文王之事也。

**辨** 按俗解，動云先王在今日，亦必踐今日天子之位。是為踐其位。先王在今日，亦必行今日九獻之禮。是為行其禮。云云。竟誣先王以不必然之事。總是將有天下看得忒大了。故以武周之位之禮之樂與愛

敬等爲過於先王。殊不知先王之位禮樂與愛敬等初何歎於孝。正要將武周想其皇然慷慨惟恐今日之位禮樂踐之行。奏之不得其當。有愧於先王之位。揆乎天理之當然。人情之必至。則雖異於先王之位。禮樂而無忝於先王之位。禮樂所以爲踐其位云云。也。卽敬愛尊親。亦只是見得能敬愛先王之所尊親。亦非謂先王不能如今日之尊親。而武周能曲體之也。總之人只坐煞事爲上看耳。不知武周只求合道以爲繼述。非求合事跡以爲繼述。乃真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先王所尊謂祖考先王所親謂子孫臣庶。分明同姓者爲子孫。異姓者爲臣庶。乃虛齋謂臣庶卽子孫。獨不見上文之序爵序事等耶。○事死如事生。二句。輯畧楊氏大全陳氏泥於記之言。緊貼居喪葬祭上說。不知此二句緊承上五句。見踐位行禮。奏樂與敬所尊愛所親。盡倫盡制如此。皆深體先王生存之心。而爲之者也。豈不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乎。若拓開另說。便與此章單就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言之者不合矣。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夏

近譬堂藏板

顧按祖宗是先王之所尊。子孫臣庶是先王之所親。武周禮制周詳無非敬先王之所尊。愛先王之所親。語意自明白。俗眼總未看清。誤以尊親當先王之尊。之親之。而不知指先王所尊親之人。遂誤以武周之愛之敬之。卽先王之尊之親之。而不知武周敬愛先王所尊親之人也。○其字指先王。自是文王。方與孝字切合。若推廣到組紺以上。亦太王王季之所尊。以下子孫臣庶。皆太王王季之所親。恐於事死如事生二句終說不去。至謂周公成文武之德。則武王亦在內。明與贊武周達孝相背矣。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上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

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

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

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附**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鬯。丘器用陶匏，藁精服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祚，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祭祀於明堂。○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祀便是如社特牲，而社稷大牢又如用牲于郊。牛二乃社于新邑，此乃明驗。王峯言无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

**朝**畧呂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脉由出也。祀乎其先者，所以立天下之大經；仁義之脉由始也。故壇廟之別，牲幣之殊，升降禘獻之節，俎豆奇耦之數，酒醑醕薄厚之齊，燎瘞腥臠，小大多寡，莫不有義。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夏

近譬堂 藏板

壹餽之均，則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壹盼肉之均，則羔豚而祭，百官皆足，非特是也。知鬼神為可敬，則鬼神無不在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間，恐懼戒慎而不敢欺，則所以養其誠心至矣。蓋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身且不立，烏能治國家哉？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之謂也。○游曰：惟聖人為能饗帝，為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為能饗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於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其於慶賞刑威乎，何有？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成王自謂予冲子，夙夜誌祀，此迺衡之要道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首句提郊與社，則次句宜云：所以事上帝后土也。今不然，乃省文。○譚氏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為何如？當其奠斝以祀祖宗之時，其心為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偽介乎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夏

近譬堂 藏板

何所往而不當。○張氏存中曰：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秋曰烝，冬曰烝。此蓋夏殷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乃周四時祭宗廟之名也。祭統所載與王制同。禘禘同。○雙峯饒氏曰：序昭穆，序爵，序事，序齒，下為上。此親親長貴尊賢慈幼達賤之道。便是治天下之經。敬其所尊，敬也。愛其所親，仁也。事死亡如生存，誠也。盡是三者，孝也。仁孝誠敬，指心而言。是又治天下之本。一祭祀之間而治天下之道具於此。故結之曰：明乎此者，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史氏伯璿曰：胡氏之言，因河東侯氏之說而推廣之也。侯氏朱子不存於章句，或問恐不當述之。以為已說也。且郊祭天，社祭地，天尊地卑，故先郊而後社。爾禘大祭嘗時祭，禘大嘗小，故先禘而後嘗。耳此皆當然之序，不得不如此者。今既曰胡為先郊而後社，又曰胡為先禘而後嘗，疑問之意，若可駭異。然者及至說出所見，乃不過如此。不知假使聖人無不足於魯之意，則又當以先社後郊，先嘗後禘為序。取○

蔡虛齋曰：上言宗廟之禮，對郊社而言。見得卽上文所云者，也。下言禘嘗之義，又見得宗廟之禮，不出禘嘗而已。禘大祭嘗小祭嘗，特秋祭舉其一也。然郊禘者，天子之所獨，社嘗者，天子以下之所同。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不出郊社禘嘗而已。此一條悉舉其禮制而言，而深贊其意義之深遠。見得非武王周公不能制此禮也。○天子之社，便是地。豈社外又有地哉。故朱子取五峰胡氏之說，謂無北郊祭地之理。且引周禮及郊特牲為證，似無疑矣。臨川吳氏乃反之，以為天子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只據禮記之說。且曰：胡氏以為天子之尊，亦只祭社而已。蓋不知天子之社，卽地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與論語同。皆當兼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言。有知行意。○呂晚村曰：禘與祫，確是二禮。其混禘於祫為一事，致歷代紛紜不定。則自漢賈逵劉歆始也。揚信齋論之極詳，而莫明於朱子。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二語灼然可無疑矣。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

此言天子有極尊之大祭。天子以下所無也。曰諸侯及其太祖。及者牽連以下之詞。與配不同。即大禘也。亦諸侯極尊之大祭。諸侯以下所無也。故下曰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言大夫無禘。有功德而君賜之。乃得禘及高祖。然云于禘者。謂非禮之常也。凡尊必兼卑。卑不得僭尊。故天子有禘。復有禘。大禘則合毀廟群廟之主。食於太廟。禘則止設所自出之虛。位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享。不合群主。序昭穆也。後人妄謂禘即為禘。皆合毀廟群廟所異者。但天子多所自出之帝耳。此說非也。大傳明言以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祖廟中。故不復贅曰始祖。而曰其祖耳。非謂始祖而下皆稱祖。故可統指群祖也。且配之云者。偶尊之辭。故郊祀止配。以後稷宗祀止配。以文王禘則祀學而配。以後稷皆以一佐謂之配。未有群然衆列而云配者也。如所言則禮文當云王者禘及其祖之所自出。斯得耳。或謂禘為大祭。若僅以始祖配而不合群主。似太簡寂。何謂大祭。此又不然。祭各有義。有文有簡。有多有少。各以其義為貴。禘取

#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覓

近譬堂藏板

尊遠禘。取合祖。豈以廟主之衆寡為大小乎。如園丘明堂。后稷與文王。且不相兼。一何簡寂。然則郊宗之祭。亦疑不得為大耶。或曰。按詩序。長發為商大禘。雖為周禘。太祖長發。歌玄王相土。武王中葉。雖歌文武。則似禘亦兼群廟之主。曰朱子固辨之矣。長發既為商禘。乃但述玄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雖則但稱皇考烈考。而無一詞。及於學稷祀所尊。而但頌其後。必無此理。若据此為大禘。豈禘祭并及阿衡文母耶。義更不可通矣。故朱子以長發為商大禘之詩。雖則祭文王之徹詩。其以為禘詩者。毫無可據。蓋詩序之妄也。凡序之不足信。而朱子辨說之精類。如此。正惟天子別有禘禮之尊。而魯僭用之。故夫子謂魯之郊禘非禮也。若止是禘祭。但有所自出之異。則魯又未嘗僭祀學稷。何為非禮哉。禮制雖散亡。難考。然但就禮經參訂之。尚有足據。如大傳王制。禮運。曾子問。儀禮。子夏傳。皆昭然可見。至春秋三傳。止侯國僭禮後之記載。其名實混亂。固有不可以證大禮者。又不足憑矣。○合祭曰禘。禘非祭之名也。故記云。禘禘禘禘。

嘗禘烝。○聖人制祭祀之禮，義甚精微，到上帝其先，其義乃盡。中庸因時祭說至此，直從鬼神盛德章來，與下章達道九經歸於明誠作樞紐，不僅鋪陳祭祀制度也。○註於上節云：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解者遂謂不宜復根達孝。然則此節不幾成贅疣乎？蓋上節止結春秋二節之義，非通章已盡。而此又另起也。上文就祭祀中見其事，以先王爲心，故曰：孝之至。此則又從上文推論禮義之精深濶大，所及者遠。以起下章問政爲天下國家之意。故此節所重在明乎以下，不止在上四句禮制詳備也。况宗廟祀先，上文已盡安得以複述爲推開乎？

**○**雲峯胡氏曰：上文孝之至也，已結了達孝二字。此又別是一意。蓋上章與此章上文專以宗廟之禮言，此則兼以郊禘之禮言。周公制爲禮法，未嘗不通上下之情，亦未嘗不嚴上下之分。祭祀之禮，通上下得行，事上帝，惟天子得行之，故特先後而言之曰：此所以事上帝也。此所以祀乎其先也。各分截然不可犯也。明乎郊社之禮，胡爲先郊而後社，郊祭天，惟天子

#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草

近譬堂藏板

得行之社，則自侯國以至於庶人，各有社。上下可通行也。明乎禘嘗之義，胡爲先禘而後嘗？禘大祭，惟天子得行之。嘗宗廟之秋祭，上下可通行也。前章未言三年之喪，庶人得以通乎天子，必有父也。此章未言郊禘之祭，諸侯不得以通乎天子，必有君也。但言周公之制禮如此，而不足於魯之郊禘，非禮其意自見於不言之表。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吳氏徵曰：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圜丘。五時兆帝，則於四郊，亦惟天子得行之。其他非特告天禮之重者，則亦謂之郊禮之輕者，則謂之類。言此非正郊也。有類於正郊焉。爾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惟北郊方澤一祭爲至重。其次則祭地於社。北郊之祭，天子所獨。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之社謂之里社。此皆正祭。除正祭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言非正社之祭，其禮與社祭相宜稱焉。

爾胡氏因不信周禮但見他書皆以郊社對舉而言遂以為天子祭地亦只祭社而已不知天子之尊所以異於諸侯者有方澤祭地之禮為至重而諸侯不得行也

**辨**此節謂結過達孝另起者大非四子書中畧畧結束而後下者乃文氣連斷之妙不獨此章也如大學聖經章近道結上文矣謂古之欲明以下為另起可乎治國章在齊其家結上文矣謂桃夭以下為另起可乎愚謂此節正承上孝之至句而嘆其禮義深遠通於洽國為庸行之常推之極至之意故兩所以字都是想其用意深遠處從孝內看出治遠來時說知重郊社之禮四句而以明乎二句作過脉語畧之便是不識語氣不明道理○父統乎母天統乎地時解以之釋事上帝而不言后土之意似屬穿鑿不若註中省文二字正當然朱子獨信胡五峯之說無項至祭地北郊之儀又引用牲於郊牛二乃社於新邑只社便是祭地此却是地統於天之義蓋不另祀后土故可以事上帝之眷文談之也祀乎其先之先自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五

近譬堂藏板

該先王先公而言○章句云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可見雖從孝道迥乎治道却即含有理明誠格意在內蓋惟仁人能饗帝惟孝子能饗親亦只是理明誠格耳此正有從迥之費處說到隱處以起下章包費隱兼小大之意並與明善誠身隱隱相始矣明者會之

右第十九章

**同**大全雙峯饒氏曰以上八章自第十二章至此皆以道之費隱言○陸稼書曰這一章就武王周公之孝以見道之大達孝二字是綱善繼善述乃達孝之實也春秋三節即所制祀先之禮以見其善繼善述郊社節合事帝祀先之禮以見其善繼善述蓋盡倫盡制總是孝中事則總是遼中事可見道無限量

**辨**按此一連三章雖皆言道費之大舜大孝章是隱隱接父母順句來見庸行之常推其至便到受天命然猶一身上事無憂章則就周家父子一家之盡道能推及祖宗之情與天下人之情已漸濶了此章又

推其祀禮之詳通於上下極其義意深遠至於天無不格神無不饗而治天下皆易易事矣末節明乎三句蓋已將鬼神之誠人之心之誠與下章達達達德九經之誠打通一線矣此血脉聯貫之妙也

###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

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

矣

輯呂曰所謂文武之政者以此道施之於為政而已有文武之心然後能行文武之政無文武之心則

###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壘

近譬堂藏板

徒法不能以自行也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同大全葉氏少蘊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貽於方書遺於策蓋策以眾聯方一而已○黃氏洵饒曰木曰版竹曰簡版大簡小大事書於木版小事書於竹簡○蔡虛齋曰孔子雖不得位而其所答哀公問政之言則皆論得位者之事然則夫子之得邦家其所設施可知矣故孔子平日之言固無限而子思於中庸所引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者則在此一章蓋其體用全備費隱大小兼該一皆堯舜以來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正傳雖為哀公而發其實萬世君師之要道也

辨按仇滄柱謂文武二王一處方伯一為天子當日

地位時勢固自不同政亦有異愚意文武之政正自分不開大意即炤下有文武之人自能舉文武之政文武之人以仁修道以道修身者是也文武之政凡為天下國家之九經是也正不得以地位時勢之不



同而別其爲文之政。武之政也。况其人存句。已兼君臣而言。則此雖言文武之政。而所以成是文武之政者。由文武之能仁。其身以取人而共成之也。可見當包含下文說。不得煞看。

###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

敏。速也。蒲蘆。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同大全顧氏曰。以蒲葦喻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喻德之速。○蔡虛齋曰。上言人道敏政。垂在人字。下言夫政也。蒲蘆也。重在政字。又是一意。故章句曰。又易生之物。又曰其成尤速也。

辨按註於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下。又總結曰。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則知此節。但重人能敏政。夫

###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星

近譬堂藏板

政二句。見政如此。易舉。但在人之敏之耳。意不重政。所以下文緊接爲政在人云云也。蒙引謂下重政字。又一意。是但據文法而言。而未論其脉理之貫注也。

###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語類

脩道以仁。仁是築底處。試商量如何。伯豐言克

已去私復此天理。然後得其脩。曰。固是。然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下文便

言親親爲大。○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

**同**大。全史氏伯璿曰：章句既以道爲天下之達道。達道非君臣父子之類乎。如此則仁便是三達德之一。知勇皆不過從始終成就此仁而已。脩道以仁。卽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意。○西山真氏曰：道與仁非有二致。遜者衆理之總名。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知所向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新安倪氏曰：此仁字以上文觀之。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是自身上說。歸心上兼心之德。愛之理而言。故章句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身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而真氏亦曰：仁者一心之全德。以下文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是又從身上說。到親親上。於以愛之理言。故章句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而朱子亦曰：是偏言。詳玩之則可見矣。○史氏伯璿曰：上文先曰：人在後曰：政舉。此人字自是包君臣而言。此則先

###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焉

近譬堂藏板

曰爲政。後曰在人。文勢正白不同。爲政必有主。其爲者非君而誰。下文身字卽是指爲政者之身而言耳。旣曰爲政。又曰取人。蓋曰：人君爲政在於得賢臣。而取人之則。又在人君之自身也。此人字指賢臣而言。○新安陳氏曰：能仁其身。則君身脩。是存君也。以身爲取人之準。則得其心。是存臣也。有君有臣。則人存。而宜乎政舉。此所以繳結上文。照應前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之說。○蔡虛齋曰：故爲政在人人。字指賢臣卽上文其人。存之人字一邊也。而爲政者又必能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然後爲有其君也。合之乃當得上文之其人存。○脩道以仁。至於仁則盡道矣。仁不在道之外也。○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初無先後。故章句曰：能仁其身云。○林次崖曰：按五達道亦舉其大者言耳。若一身之視聽言動衣服飲食之類。皆是脩身中事。不可枚舉。在人以類而推。○蔡虛齋曰：此仁字周流乎五達道之中。是指已發者而未發者自隨之。正與下文仁者人也之仁字同。而與孟子之仁也者人也小不同。故章句云：人指人

身而言。其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分明以愛之。理言也。新安倪氏以上文仁字兼心之德。愛之理言。下仁字獨指愛之理言。是無定見。蓋上文雖引易文言元者善之長為證。其實文言善之長亦對亨利貞而言之。○林次崖曰。脩道以仁。這仁就愛之理邊說。是個惻怛慈愛意思。五倫間若無此個相親相愛之意。思豈成個道理。故脩道全在仁上。○呂晚村曰。全章重在修身。下面達道達德九經明誠之理。皆從第三節發源。取人句。不過因上文生來做過渡引子耳。意不重也。身不專為取人而修。○下文達道達德九經身之包舉甚大。所及甚廣。修身非專為取人也。語勢從上文急遞趨注末句。只得如此耳。○以身二字當活看。原兼修不修。說人多坐煞修一邊。說做不修之身。取人而人。不肯來。非也有幸紂之身。所取卽廉來。未有無人者也。卽修之中亦不同。身而性之則所取為禹臯身。而反之則所取為伊呂身。而假之則所取為管狐身。而詐力則所取為鞅斯。此修身所以必以道以仁。而知人又不可不知天也。

# 朱子異同條辨

## 中庸

卷二

### 臺

近譬堂藏板

**論** 掖晚村謂辛紂之身所取卽廉來。議論似痛快。而非本節語意。本節為政在人。註明云為政在於得人。今以身兼不修一邊說。則在人亦兼不賢一邊說矣。可曰為政在得不賢之人乎。故知為政切指為文武之政。言欲為文武之政。必在於得賢人以共為之。而取賢人又必以君身為本。此所以當以道以仁而修之也。何嘗兼不修一邊。勿悞看。但不修則不能取得賢人。自是反面語。今謂本句原該括說。則非是。○朱子云。道是泛說。仁是切要底。觀孟子仁與人合而言之。方是道。道是行出去底。乃當然底節事物。故曰公共之。各若仁便是我心之德。故曰人心親切之妙。今有當然之事。喚他做道。得喚他做仁。不得。○註中能仁其身。便括盡修身以道二句。以仁字該得道字。亦該得下義禮智字。愚意並該得下誠字。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此便是真實無妄底。非誠而何。所以言三達德之下。卽繫之以一。見以達德行達道無非這誠。卽修道無非這仁也。此似血脉貫通處。○纔言用則體便在其中。未有離體之用。亦無離

用之體。倪氏謂下節從身上說到親親。方以愛之理言。是從體推用。未爲大失。虛齋悞看以仁仁字。亦單指愛之理。而不兼心之德。則是離體以言用矣。卽孟子仁也者人也。雖指心之德。亦不離却愛之理。看下文合言之。便是道可見。故朱子謂聖賢凡言仁字處。皆帶箇愛底道理也。道是外面行出底。仁是其中心流貫處。惟從外根據裏面說。故註但曰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人是具此生理底。親親則剛愎慈愛之最先處。惟從生初指出慈愛之發見。詭故註必曰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統言偏言。其實則一而已。

禎按哀公本問政。夫子告之以人存則政舉。故爲政在人。是承人存政舉之脈而言也。修身以下。固說人存。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以下。便說政舉。以爲政在人句起。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句結。前半篇自相呼應。故修身雖不專爲取人爲政而設。而首二句亦正不得輕忽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莫

近譬堂藏板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評類

問修道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何爲下面又添

說義理曰。仁便有義如。勝便有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差等。這便是義。與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亦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問仁亦是道。如何却說脩道以仁。曰。道是總說。仁是切要。底又問。如此則這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如此說則此是偏言。

附朱子曰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一節事當來天地之理道理宜如此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

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  
同北溪陳氏曰親親則有隆殺三年與期功總也是尊賢亦有等級如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是也纔有隆殺等級便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禮所以節文斯二者使無過不及之患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也○雙峯饒氏曰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高下皆天理有以節文之○西山真氏曰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此仁也有此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東陽許氏曰仁者人也此是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混成而意味深密體味之則具人之形必須盡乎仁其所以盡仁則不過盡人道而已○蔡虛齋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蓋若無那天地生物之心便應無我這身了纔有我這箇身子便自具得那天地生物之心矣非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乎○仁者人也猶言是活物也

###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聖

近譬堂 藏板

故曰指人身而言云云○仁者人也此一解最妙蓋人生之物也仁生之理也以物解理所謂道亦器器亦道也夫人身豈頑然不知痛癢者哉○林次崖曰既說修道以仁又說親親為大此是仁之切要處也蓋曰修道以仁則仁貫乎五達道矣然親親為大是其切要處又在於親親也○能仁其親則五達道一貫之矣故仁以修道者必自親親做起不得泛然用功也○泛然用功亦終不得者矣此夫子立言之密處也○夫仁人也人無所不愛五達道皆當以仁矣親親何獨為大蓋親者身之所自出罔極之恩也良心之發於此最為真切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皆自此而推之此親親所以為大仁以修道者所宜最先也○又問既以親親為事父母則下文親親之殺如何可通曰此因說父母而及諸父母也言此特欲起下文禮所生知天之意耳非謂行仁者必把諸父母都先事了然後可以及其他也○呂晚村曰仁者節與下節總發明修道以仁一句義從仁中推出作兩片看從仁義推出禮成三件又從義禮上推出知成四件

合來祇是一箇仁不是仁之道理有未全要此三者  
輔濟爲用也。○自此至下節只完得修道以仁一句  
爾。非平添出義禮來也。○仁者節但虛虛分疏仁義  
禮之理如此。下節乃講仁義禮之相因。而合義禮智  
以成仁。故此節仁義不講事。不講用。仁者人也。義者  
宜也。只此兩句。訓仁義之理已盡。親親爲大。尊賢爲  
大。專爲下三句。等殺爲禮之張本。故下此二句爲大  
就仁義中指其所重。以爲下節事親知人之張本。言  
仁義之理莫大於此。非先後緩急之云也。○親親爲  
大。非親親爲始也。人只講得始義。却不是此處道理  
總之。此處道理是節節推出。不是歸併反約也。

**異**蔡虛齋曰：仁者人也。與孟子子仁也者人也不同。彼  
專以心之德言。故曰：人之所以爲人之理。又曰：合而  
言之道也。此特以愛之理言。故曰：具此生理自然便  
有惻怛慈愛之意。又曰：親親爲大也。人字內有惻怛  
慈愛意。故起得親親。○親親爲大。此親親所謂親睦  
九族者。及宜兄弟和妻子。皆是故親親有殺若專指  
事父母則無殺可言矣。小註云：待父兄如此。待宗族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莫

近譬堂藏板

如彼可見兼九族。又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下文  
却解親親爲事親。蓋親親固仁之切者。而事親又親  
親之至切者。聖賢之文不拘泥如此。○義者宜也。宜  
字主人言。蓋事理本有所宜。人則從而理會其所宜。  
故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分別便屬人矣。如尊者  
宜尊。人從而尊之之類。○自親親以至仁民愛物。皆  
仁也。而親親爲大。自尊賢以至悌兄敬長及處事應  
物之各得其宜。皆義也。而尊賢爲大。尊賢之大者。以  
其最要而在所先也。若非以其最要則君臣之義爲  
大矣。○似不可以仁義禮爲性。親親尊賢親親之殺  
尊賢之等爲仁義禮之發。觀下文所謂親親之仁尊  
賢之義。又曰：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朱子小註曰：親  
之尊之。其中自有箇隆殺。這便是禮。蓋此仁義禮正  
與孟子子仁之實義之實禮之實一般。是以其發用者  
言非專以未發之性言也。不然何以曰義者宜也。又  
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可見是就已發者言。○禮  
所生也。家語作禮所以生也。亦可見禮不可專指性  
也。親親卽仁尊賢卽義。其等殺處卽禮。三達德卽行

於五達道之中。故曰修道以仁。是主已發者矣。○上言親親仁也。尊賢義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也。然仁義禮意却不重。重在智仁勇上。尊賢之義是知人親親之有殺尊賢之有等。是知天。同是智也。曰義曰禮。却都歸在智上。惟親親依元是仁。○究其歸則上條不是仁義禮。只是仁智也。而仁智之終其功者。即勇也。不可於仁義禮之外。別添箇智也。○林次崖曰。說仁了。又說個義。所重不在義。在尊賢也。說義了。又說個禮。所生所重不在禮。在知天也。故下文以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收拾也。○纔說親親尊賢。又忽說個禮。所生是爲下文知天張本。下文章句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即是這禮字。禮卽理之節文者耳。不曰理而曰禮者。以其纔說仁義。却說個理。非其類也。故以禮字代之。○義者宜也。不可云有仁必有義。只當云人性又有義。○從來說親親爲大。皆以親親與仁民愛物對。殊未是。原來立言之意。是以親親與五達道對說。蓋曰修道以仁。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親爲大。言所急尤在於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堯

近譬堂藏板

親親也。下文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便是繳此意。今以親親爲大。與仁民愛物相對。謂能親親則能仁民愛物。與上修道以仁。有何交涉。且仁民愛物。是後面治人。治天下國家事。乃在修身之後。此處方說修身。而遽及此何也。○尊賢爲大。亦不可與事君敬長相對。蓋謂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能尊賢則親親之理明。五達道亦將以次而明矣。今日尊賢爲大。能尊賢則能事君敬長。與上文亦有何交涉。景丑以君臣爲人倫之大。孟子以從兄爲義之實。如何謂尊賢爲大。要爲此說者。是欲用尊賢以講明五達道之理意之所歸。在於說智。卽後面所以行之者三之智也。不然。平空說個尊賢大於事君敬長。於上下文有何交涉。於君臣爲人之大倫。從兄爲義之實之說。不相背乎。○親親爲大。與五達道對。尊賢爲大。與事物之宜對。但親親裏可說能親親。則五達道可舉。尊賢裏不可說能尊賢。則事物之宜可舉。蓋本意只重在尊賢。不重在事物之宜上。○仇洽柱曰。宜不在事。而在心之處。事方是義內。不是

義外○禮是性等殺是事如何反說禮從等殺而出  
曰此處禮從發用上說與孟子禮之實意相同故章  
句曰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朱子云親之尊之其中  
自有箇隆殺這便是禮依此則斷主禮從等殺而生  
不可云等殺從禮而生若說等殺從禮而生却倒看  
仁義由禮中出矣

辨按朱子以此仁字為偏言謂帶愛之理說其實愛  
之理必本於心之德故註云具此生理便有惻怛慈  
愛之意亦非離却心之德單言愛之理也卽義亦非  
單言事之宜而不言心之制故註云分別事理各有  
所宜其所以分別之者卽心之制也俱是所發根所  
存而言未嘗離體以爲用也朱子謂等殺處便是禮  
亦是此意蒙引單以仁義禮主發用言故生許多葛  
藤○爲大自是合下道理如此非僅對五達道而以  
親親爲大對親親之仁而以尊賢爲大也若另一對  
換便不爲大則聖人說話但以已意爲之而非本然  
道理矣然時解所以如此者只以義當以敬長忠君  
爲大不解尊賢爲大之理故如此耳豈知親親爲大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尊

近譬堂 藏板

既可焘下五達道對君臣昆弟等言又何不可焘下  
九經對子庶民來百工等言乎是卽兼對仁民愛物  
亦未嘗不可何也道無往不在在仁卽無往不貫也而  
存疑以爲與上修道以仁全沒交涉者謬矣至義必  
始於從兄其次尊賢其次貴貴朱子立圖說如此此  
乃一定之序不可移易者也只爲仁統得義故從兄  
已在親親裏面該了而義只從尊賢說起諸儒不解  
便謂畧去從兄又謂義莫大於君臣似不當說尊賢  
故曲解爲講明親親之理爲大不知從源頭論之君  
臣亦只起於尊賢蓋天爲民而立之君使其賢不足  
以理天下之人則天下亦不得爲之臣矣故尊賢然  
後貴貴亦是定理如此至尊賢有益於親親則又是  
仁義相關之外非義此稱大也故必從仁義合下看  
出爲大來方是道理若但就發用處倒看而不就本  
源處順看則易以他事亦可謂他事之爲大矣此等  
書蒙混至久總是程朱之說置之高閣耳○親親原  
是達道條內事修道要以仁須要至誠惻怛之意流  
行其間方好而此至誠惻怛之意發露於吾親者最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臺

近譬堂藏板

為真切故行仁必由親親始其中親親之殺則遞降而推之耳若謂親則慈愛之心油然而生故為大則說成修仁以道矣至義自莫大於尊賢亦非謂制心制事等單靠尊賢講明但尊賢自有此益若因此乃為大則在我全無本領如何須知天命之謂性文亦不當云知人由於知天矣須知天命之謂性性便有仁有義便有仁有義便有仁有義便有仁有義相相似而亦可對言之故仁之端發出來便當尊賢所以為大親不在仁義之外亦猶義不在仁之外所以原所以等殺處即是禮而可謂之禮亦可謂之外也其實知天是知得天理之當然與所以然處仁義都該在內不獨禮而已何也非仁義之外有禮也晚村看源流處最徹只親親為大非親親為始恐未是學會問時解謂義是分別事物之宜故君臣朋友須論該不該惟父子兄弟之相慈愛不論該不該故只是仁分上事何如曰父子兄弟之相慈愛亦有恰該如此底道理即所謂仁之中便有義也但以義對仁

言則父子兄弟是仁分上事君臣朋友是義分上事而君臣朋友皆從尊賢起義豈不是尊賢為大究竟五倫都是一仁流出故修道以仁也若分而晰之則五倫中又各有義亦各有禮智矣且推而五達道之外何一事不如此此所以於等殺處又說禮於三達德又說智也總之源頭上看徹則道理融貫不然四分八裂觸處都礙○朱子云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等從這便是禮只道當下便是禮何嘗云等殺生出禮也仁義之等殺便是禮正是仁義中有禮何得謂仁義由禮中出也如滄柱說以禮為發用豈得謂等殺為本體乎註云禮則節文斯二者等殺之外更無節文當細玩之

禎按朱子既謂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則未嘗離體說用可知其曰人指人身而言者以此身原是活底事物此中生理安得不自然便有此意思○愛意思則人身具此生理安得不自然便有此意思○親親為大且指一本之親到親親中又有殺自是差非推開了去下節所以說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

蒙引便該九族未合爲大之意當從存疑。○有仁何有義有義便有禮此是生來道理自如此至能知其等殺而一不差不差則又知爲之也此節因只就道理上推論故未明言知而知亦未嘗不在其中至下節知天乃說出耳非不重義禮亦非義禮便是知也蒙引紛擾之甚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皇

近譬堂藏板

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類**問思脩身不可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

知人不可不知天曰此處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

脩身得九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

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

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

也定那事也定○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

親修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

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

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思事親不可不

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他處

豈不爲親之累知天是知天道

**類**伊川曰不知天則於人之愚知賢否有所不能

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知人

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

○雙峯饒氏曰：孔子對哀公之語，至不可不知天處，其間項目雖多，然大意不過兩節而已。始言政之舉息在乎人，而其下自為政之本，推之以至於脩道以仁，所以明為政之本在於仁也。繼言仁義之等殺生乎禮，而其下自君子不可不修身，推而至於不可不知天，所以又明為仁之端在於智也。故兩節各以故字承之，蓋為下明善誠身，張本明善智也。誠身仁也。問章首專歸重於仁，而以人訓仁，下文又說義說禮，今又謂為仁以智為先，何也？曰：義者仁之對，有箇仁自然有箇義禮，又節文斯二者，禮者天理自然之節，文不是人安排，故於事親知人歸宿於知天，然非智不能知，故未句發兩知字，前賢截從知天斷，朱子合作一章，亦有深意。九經與為政相應，前面說修身親尊賢，故後面九經節節發明，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只是此三者為綱目，敬大臣體群臣懷諸侯，乃自尊賢之等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乃自親親

# 朱子異同條辨

## 中庸 卷二

臺

近譬堂藏板

之殺而推之也。天下之達道五，便是脩身之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知天之智，只添得箇勇字。○朱氏公遷曰：天以理言，事物所以然之故也。亦曰在人之天，天人相貫，此與命以理言者相貫，乃眾理之總原，萬殊之一本。即造化而在造化，即人心而在人心。即事物而在事物，在聖人則與之渾然而為一。在君子則知天屬乎天，故知求以明乎此也。事天屬乎行，力行求以合乎此也。○陳氏復心曰：自禮所生也，以上推其理之所由生，自君子不可不修身以下，釋其義之所以貫以為政言，則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不可以不修身，以脩身言，則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不可以不事親，此脩身次第也。以事親言，親親為仁，必曰尊賢為義，不可不知人，以知人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不可以不知天，此致知次第也。皆包費隱兼小大而言。○蔡虛齋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脩道以仁，最切者，故每以親親言，必使五達道中同是一親親，仁意之周流，方是脩道以仁，不可泥親親字，遂謂君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高

近譬堂藏板

曰夫婦長幼朋友皆不預也。此亦是緊關處。○呂晚村曰：仁者兩節，總完得，修道以仁一句上。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此。惟道從節字中推出，工夫當如此。其實止一派說話。惟道從節字中推出，工夫當如此。完備必如此方完得。箇仁字故曰此節倒看。統言只一仁分而為二，則為仁義再分而為四，則有仁義禮智。其中有對待，有相生，有附麗，而合之原只一箇仁。以謂之倒看也。修身是箇大本，不止一事親便了。但修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為大事。親又親親之大也。有仁必須有義，不是知人便了。却事親到知天是親與人盡頭，固不止為知人而知天。然亦只了得箇知字。箇修身節，節推出又須得如此，又須得如此，故曰倒看也。

○大全三山陳氏曰：脩身而不本於事親，則施之無序，失為仁之本矣。事親之仁，不由尊賢之義，則善惡不明，失事理之宜矣。事親知人而等殺，不明不知天

理者也。書曰：天秩有禮，故於此又當知天所謂秩，卽等殺也。自禮所生也。○蔡虛齋曰：事親是就親親中舉其尤重者而言，亦不止是父母。如諸父亦是在所事者。如孟子告齊宣王老吾老，大學所謂上老老，是也。九族之親，附在事親二字之末，不可謂無諸親也。故下文親親之殺，方接得來。○鄭云：按此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先是知人，下條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是先順親為何？蓋知人與信友不同。知人者事親之本，信友者順親之效。知人之賢，然後能尊之尊親，則有以講明乎道。故先知人，如子賤之為君子，本於尊賢取友是也。信友必先順親，親悅然後友信。故先順親，如舜克諧，以孝是順親也。四岳以其孝而舉之，是信友也。堯以是用之，是獲上也。由是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是民可得而治也。○林次崖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示人當知人以講明此五達道也。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示人當知尊賢事親五達道之理也。此又自修道以仁推及於智，三達德見於此矣。勇本無定位，說尊賢便涉智上了。○呂晚村曰：三不

可不是倒重故註中庸又當二字非以知天爲重也  
○此是合仁義禮智以修身不可不是重上語不是  
注下語故朱子謂此節要倒看而得力却在知天蓋  
仁義禮之義多在上文此只總結箇貫合的道理補  
出智之意於兩知字爲下文達德張本也○此節是  
合義禮智以成仁二知字便是智修身事親只在自  
己實心用力若尊賢非知何以辨其品等殺非知何  
以盡其分事親是煞定底二者是活動底故智貼在  
人天止看貼不得在事親上到知天則活動底皆有  
煞定處此智之盡矣○仇滄柱曰上文是禮從仁義  
中出此云欲事親知人必要知天則是仁義有待於  
禮似乎上下各意不知上文就仁義自然處言故禮  
在仁義之中此節就求盡仁義者言故仁義借禮而  
全細心體認上下仍相貫合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臺

近譬堂藏板

但親親爲大故此亦是修身中要緊事不可以不  
言少不得以此爲重耳今人動謂思修身不可不  
事親試將後面不誠乎身不順乎親矣對看則事親  
由於誠身豈單靠事親以修身乎至事親則可謂事  
事知人是義裏面事謂知人有益於事親則可謂事  
親必由於知人則不可蓋仁心之發第一坎便是事  
親豈單靠知人以講明之乎果爾則親尚不明於事  
何從得知人之賢來故此不可以不四字亦只上文  
尊賢爲大之意見當以此爲重耳故朱子云不是思  
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至末句  
不可以不却不如此說朱子云修身得力處却是知  
天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  
便記得此又忘彼既知天則這事也定那事也定觀  
此則知天是修身喫緊工夫將天字只當禮字看  
了遂謂禮從仁義出而盡仁義又由於知禮不知仁  
義中便有禮此處天字不僅當禮字並包得仁義在  
內矣何也如註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  
又當知天吾不知學者離仁義看等殺乎抑卽仁義

大學章句

之等殺乎。謂等殺之外有禮乎。抑等殺處即是禮乎。如等殺即仁義之等殺而等殺處即是禮則仁義與禮先自判作兩物不得而可曰事親知人不可不先當然與所以然處既已知之無不至可曰但能知禮而不能與知仁義哉。蓋學到知天工夫已有一半即後文擇善之功而行只欠固執耳。看擇善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等功而只一篤字盡之可見此處知天然見重不可少不得要事親知人而總要知天非單承得要修身上也。或謂此知字是偏言或謂知貼不得在事親上皆不然。蓋親說不得知而事親之事則亦必待於知此本所以總歸到知天而下文五達道皆要知以始其事也不徹此理不但單承知人說知天者非即分承事親知人貼等殺者亦非也。  
禩撥蒙引存疑俱牽合仁義禮與知仁勇愚意不必本只修道以仁而仁仁仁中有親親之殺義中有尊賢之言之只一仁而已仁仁中有親親之殺義中有尊賢之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異

近譬堂藏板

等推原之總只一天而已。此始其功者自由於知。其功者自賴於勇亦何必牽合為也。道中有義合之也只是一仁修道中賴知勇合之也只全得一箇仁。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

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語類** 問知仁勇。曰。理會得底是知。行得底是仁。着力去做底是勇。

**附** 知仁勇是做的事。誠是行此三者真實的心。**顧** 明道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嘗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又曰。知仁勇三者之達德。學之要也。○伊川曰。知。知仁守。勇。決。○張子曰。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呂曰。天下古今之所共謂之達。所謂達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行。所謂達德者。天下古今之所共有。雖有

### 朱子異同條辨

#### 中庸

卷二

#### 毫

近譬堂藏板

共行之道。必知之體之勉之。然後可行。雖知之體之勉之。而不一於誠。則有時而息。

**同** 大全西山真氏曰。道雖人所共由。然其智不足以及之。則君當仁。臣當敬之類。求必不昧。其所以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仁守之。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致蔑天常。敗人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勉強矯飾。則知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强悍。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真實而無妄。是之謂誠。○雲峯胡氏曰。虞書曰。五教曰。五典。未嘗列五者之目。至此則曰。天下之達道五。始列其目言之。蓋曰。天敘有典。是言天命之性。不離此五者。曰。敬。敷。五教。是言脩道之教。不離此五者。此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乎此五者也。○黃氏曰。達道本於達德。達德又本於誠。誠者。達道達德之本。而一貫乎達道達德者也。○黃氏洵饒曰。知所以開其途。○勇所以遂其工夫。只是成就一箇仁誠而已矣。誠在達德之中。○朱氏公遷曰。孟子自教而言。故先父子。中庸自政。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稟

近譬堂藏板

而言故先君臣中庸不言親義別序信而道之一字  
 足以兼之矣。○蔡虛齋曰不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而只曰君臣父子者蓋有君臣必有所以為君臣者  
 有父子必有所以為父子者所謂有物有則也可見  
 人外無道所以修身必以道○朋友獨加之交二字  
 蓋朋友實以相交而成者也如父子昆弟皆天合夫  
 婦亦只一陰一陽而終身不可解君臣雖以人合然  
 莊生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惟朋友一倫在所  
 交而已交則為朋友無交則不在朋友之列矣故獨  
 曰朋友之交云○夫智仁勇三者即為天下古今所  
 同得之理而乃有能行此達道有不能行此達道者  
 何也蓋理之得於已者雖同而其出於心之誠與不  
 誠者則不能同也故所以行之者須是一也一則智  
 實是智實於智則無有不能知此達道者矣仁實是  
 仁實於仁則無有不能體此達道者矣勇實是勇實  
 於勇則無有不能強此達道者矣○一字對三字而  
 言下文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  
 字亦然皆是數目字但一字所指是誠也故註不曰

一誠也而曰一則誠而已矣又曰一者誠也不可謂  
 一是不貳之名蓋以不貳為誠又是一意○林次崖  
 曰自此以下四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蓋上言修身  
 以道未見其為何道也上推修道以仁及於知天未  
 見其為知仁勇也故於此盡言之見所以修身者其  
 道有五所以修道者其德有三所以盡上面未盡之  
 意也○或問修道以仁之仁以愛言知仁勇之仁又  
 以無私言然則仁有二乎曰無私者仁之體愛者仁  
 之用自其切於五達道言則曰愛自其切於躬行言  
 則曰無私要之無私則可以兼乎愛矣曰愛偏言之  
 仁曰無私專言之仁詳畧之不同也○知仁勇三者  
 天下之達德也三者所以行乎達道者一也一者非  
 他也誠也誠者非他也三者皆以實也知是實知仁  
 是實仁勇是實勇是也知是實知則道自此知矣仁  
 是寔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寔勇則道自此強矣三  
 者纔寔道便自行不是既寔後方去行道○呂晚村  
 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無論衰亂之時暴  
 棄之人必不能離即匪類異物無此五者亦不可以



生成。故曰天下之達道。嘗與禪子論及此事。謂汝欲超出三界。故求脫離倫物事理之障。然畢竟脫離不得。奈何。禪者愕然曰。何謂也。曰。善知識高座。僧俗禮拜於下。叢林分職辦務。陞黜賞罰。清規極嚴。此非君臣之道乎。宗派法嗣。卽父子也。同門者兄弟。徧參者朋友。所以生育爾僧。而至今不斷絕者。夫婦也。無此五者。豈復成道場。豈復有禪宗哉。汝所脫離者。真五倫。而別等假五倫。用究竟假五倫之理。卽真五倫之道。故曰脫離不得也。○五倫中夾入朋友。頗覺不屬。然細思之。則四件總關係是一件。且四件或有暫無。而朋友必不能無。君臣亦可爲朋友。父子亦可爲朋友。兄弟亦可爲朋友。夫婦亦可爲朋友。四件不相及之處。又皆此一倫濟之。在五倫論卽寄旺四時之義。故其德主信。非迂論也。

異黃氏洵饒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知仁勇行。此五達道。達道就人倫而言。達德就天命之性而言。二者皆出天命。本然其分有不同者。辨按註知所以知此。仁所以體此。勇所以強此。可知。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堯 近譬堂藏板

知盡則道無。不知仁盡則道無。不體勇盡則道無。不強不是。旣盡知仁勇。而後可以行達道也。蓋我無是三德。則雖有共由之道。不過虛置在這裏。如何行得。若一有是德。則能實得之於己。而達道固已行矣。不然。却實得箇甚麼。但此中少有人欲之間。卽德有未實道。何由行。故程子謂誠止是誠實此三者。蓋三者旣實。則達道斯無不實矣。人作兩折看。自悞。○論道之全體。却是無物不具。無時不然。卽一草一木。皆有理。致貧富貴賤。各有境遇之不同。然有此之所知。不必定爲彼之所知。此之所行。不必定爲彼之所行。不是天下古今所共由。故可謂之道。而不可謂之達道。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自有此身。便不能外。故獨曰天下之達道也。○學會問和爲天下之達道。是如何。曰。和是各扶情之德。如此任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許多。道纔有乖戾。便不是道。便通行不去。故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那是就他骨子裏說。禎按朋友獨加之交二字。畢竟當如蒙引之說。交則爲朋友。無交則不在朋友之列。與上四倫不待交而

成者不同。若晚村君臣父子等，皆可為朋友與朋友。濟四倫之不及，是推論其理如此。聖人當下語氣，恐未說到此。○德只是行道而有得於心。黃氏作兩件，看於理未融。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之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辜

近譬堂藏板

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所弗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習而於此無所虧喪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無險。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

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  
知之者也勉強而行之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  
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幾亡久而後能  
反之者也此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  
之本則善而吧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  
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

**語類**

問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困知勉行為

勇此豈以等級言耶曰固是蓋生知安行之不用着力然

言不知如何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用着力然

須是知得方能行得也故曰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

行主於行而言雖是學而知得然須是着意去力行

則所學而知得者不為徒知也故以學知利行為知

**附**大全問諸說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

先生獨反是何也朱子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

仁與中庸說知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行便是仁在

知中與中庸說知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行便是仁在

所以謂仁在知中若是學知便是知得淺些子須是

力行方始到仁處所以謂仁在知外○生知安行以

# 朱子異同條辨

## 中庸

卷二

臺

近譬堂

知為主學知利行為仁為主困知勉行為勇為主

**語類**伊川曰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禮不待學而

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

官名於鄰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

不可鑿空換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問才出

於氣否伊川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

之氣生者為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為愚人如韓

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

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

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孔

子所言上知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

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呂曰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

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有目以別乎衆色一

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

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爾

一也安得不貴於學乎

同史氏伯璿曰詳分字等字是從理氣上分別出來



析理之密見中間又有此一義在不容已於是為後  
學併道之耳○或生而知之此三字亦以已能者言之其曰  
言之或安而行之此三行字亦以已能者言之其曰  
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只是從上面評斷之  
詞耳不然則生知安行者又待何時方到及其知之  
及其成功之地耶○仇滄柱曰知之成功一功一言其  
知此達道則一行此達道而成功則一非謂學困與  
生知合一利勉與安行合一也

**辨**

句曰知所以知此仁所以體此勇所以強此分明與  
下節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  
成功而一者勇也其理脗合而以其等而言者特其  
餘意其說亦似有把柄但愚見朱子必補以其等一  
層者亦非惟見析理之密在此節正是喫緊意思不  
可以餘意而畧之何也本文不徒說知之而必分生  
而知學而知困而知不徒說行之而必分安而行利  
而行勉強而行且不徒說上三者而必偏撥一句曰  
及其知之一成功一正以以知知此以仁體此以勇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臺

近警堂

強此自是現成事明白易見上文所以行之者三已  
經說了而人之推諉以為不能知此體此強此者都  
以是氣稟之等有不同也生知安行方不用着力去  
體行只知處便是故朱子曰仁在知中若學知利行  
已是清多不能無蔽粹多不能無雜便須着力體行  
纔能到手徒靠知不得故朱子曰仁在知外若困知  
勉行便是鎮常知行全不濟事非艱苦猛厲不能故  
知仁又全賴勇人若不知氣稟之等不同只混道以  
夫皆可畧用便自推諉曰我不能也我性中且無知  
仁勇而三者竟非天下之達德也惟知人性雖善而  
氣稟之等不同故生知安行只一知便了此知可以  
該仁勇者也我非生知安行須着力去知非在其中但  
是體此之意故以學利為仁此知勇非不在其中但  
着重處却是仁耳我非學利便能知行則須艱苦猛  
厲纔艱苦猛厲便是強此之意故以困勉為勇此知  
仁亦非不在其中但着重處又在勇耳知着重處在  
仁則學必博學問必審問思必慎思辨必明辨行必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壽

近善堂藏板

篤行是也。第一必已百人。十必已千。是也。愚必明。柔必強。都是重。這知之一。成。功。一。意。思。這。知。之。一。成。功。一。吃。緊。在。氣。稟。之。等。一。知。利。行。困。知。勉。行。意。思。則。分。明。吃。緊。在。氣。稟。之。等。一。層。而。虛。齋。止。重。以。其。分。言。一。層。者。猶。未。通。也。○言。或。生。而。便。知。得。此。達。道。或。必。待。學。而。後。知。得。此。達。道。或。必。待。困。而。後。知。得。此。達。道。然。因。此。謂。道。之。固。就。現。成。已。知。者。而。言。行。之。亦。如。此。然。因。此。謂。道。之。固。就。現。成。已。知。者。而。作。評。斷。上。文。之。辭。却。不。可。若。止。作。評。斷。之。辭。則。但。當。日。知。之。一。也。成。功。一。也。而。不。用。及。其。二。字。矣。今。因。上。文。平。排。見。資。稟。不。同。有。此。三。等。人。或。疑。其。難。知。之。而。未。必。一。雖。成。功。而。未。必。一。矣。豈。知。生。學。困。安。利。勉。之。而。不。同。者。以。其。初。頭。方。知。方。行。心。用。辦。時。言。耳。及。其。知。之。成。功。則。一。而。已。矣。及。其。二。字。分。明。包。有。不。一。其。知。蓋。已。於。上。三。等。平。排。之。中。而。寓。勉。勵。學。利。困。勉。兩。等。之。意。矣。豈。僅。平。排。而。評。斷。之。乎。明。得。此。意。則。及。其。二。字。亦。不。礙。生。安。之。當。下。知。行。者。也。○學。曾。問。從。前。俱。重。以。其。分。言。一。層。今。論。重。以。其。等。一。層。雖。極。通。暢。恐。

朱子未明言。人不之信。日只看朱子既列以分以等兩層。下即緊承之。曰。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只。接。氣。稟。說。便。是。重。後。一。層。人。自。忽。過。耳。禎。按。滄。柱。謂。一。也。只。是。知。此。達。道。則。一。行。此。達。道。而。成。功。則。一。非。謂。學。困。與。生。知。合。一。利。勉。與。安。行。合。一。愚。意。亦。可。通。看。蓋。知。仁。勇。之。德。至。盡。處。則。知。行。此。達。道。亦。至。盡。處。知。行。此。達。道。至。盡。處。則。更。無。所。謂。生。學。困。安。利。勉。也。觀。後。面。贊。致。曲。之。能。化。則。可。見。矣。若。謂。愚。必。明。柔。必。強。但。指。其。能。明。此。道。能。強。此。道。未。能。遂。造。於。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則。是。盡。人。終。不。可。以。合。天。矣。猶。未。是。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

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儒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

**語類** 知耻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耻爲鄉人，進學安得不勇？○爲學自是要勇，方行得徹，下屈懾若纜，行不徹便是半途而廢。所以中庸說知仁勇三者，勇本是沒緊要物事。然仁知了不是勇，便行不到頭。○問知仁勇，曰：理會得底是知行，得底是仁着力去做底是勇。○問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懼意思，曰：交互說都是三知都是知，三行都是仁，三近都是勇。生知安行好學，又是知學知利行力行，又是仁困知勉行知耻又是勇。

### 朱子異同條辨

#### 中庸 卷二

#### 臺

近譬堂藏板

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欠如此。

**輯學** 侯曰：知耻非勇也，能取不若人則勇矣。

**同** 西山真氏曰：旣言三達德，又教以入德之路，夫知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爲至，然豈易遠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以不若人爲恥，則亦近乎勇，蓋好學所以明理，力行所以進道，知恥所以立志，能於此三者用功，則三達德庶可漸至矣。○節齋蔡氏曰：三知主知，三行主仁，三近主勇，生知者知之知也，學知者仁之知也，困知者勇之知也，安行者仁之仁也，利行者知之仁也，勉行者勇之仁也，好學者知之勇也，力行者知之勇也，知恥者勇之勇也，○三山陳氏曰：所謂力行足以忘私者，蓋世之怠惰不爲者，皆所以自便其脾欲，故曰私。○史氏伯璿曰：三知爲知，三行爲仁，二句便是上文以分而言之意，三近爲勇之次，亦只是上文所以致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之意，上節已知之成功，乃勇之至此，獨自學利以下求知之成功者，說故曰勇之次耳。○問此章以力行言仁，前章服膺勿失

又以守言仁何也雙峯饒氏曰守也屬行以擇為知則當以守為仁以知為知則當以行為仁各有所當問守與行如何屬仁曰仁者無私欲心無私欲然後能守能行今人行不去只是被私欲牽制守不住只是被私欲牽引耳

**異**蔡虛齋曰力行近乎仁力字重本不能行而力以行之如所謂力疾之力比之或勉而行之者又其次矣○知耻近乎勇耻字重以不若人為耻也不可說知耻在好學力行之先好學力行之不容自己而決要及人處乃是知耻之勇也凡勇隨智仁言不可以先智仁也○林次崖曰既言三知三行見知仁勇在人有三者之等又說好學近乎知又是自困知勉行下一等人說蓋為哀公資質庸下恐於困知勉行猶不能及而又為此梯引之也

**辨**按註云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只言入德之事並更無求道之功者以入德只在道上做工夫好學無非講明此達道力行無非實體此達道知耻無非奮勵以強此達道到得實有諸已而道不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近譬堂 藏板

虛行矣故前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下文云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以入德修道不是兩截工夫○上節註云所以知者知所以行者仁所以至於知之戒功一者勇茲既通上三知為知三行為仁而此三近却未到知之一次功一地位則尚不可以勇之成德言而勇曰勇之次也乃蒙引存疑俱不得其解而謂困勉以下又有此一等試看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已形容困勉到盡頭豈彼不事好學力行知耻以為入德之功乎亦謬甚矣○學會問章句通上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但承上以其分而言一意未承上以其等而言一意恐仍重前說否曰不然也分就知之行之與知之一成功一之理而言等就生安學利困勉之氣稟等級而言今於三近不說勇而說勇之次正見氣稟有偏不能遽全此達德而必以三近漸變化其氣稟乃可至於知之成德而為勇則其為困勉者當如此用等又何疑乎但好學力行知耻不獨困勉者當如此用力並學知利行也當如此用力特工夫較易耳朱子不欲以困勉一等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七

近譬堂藏板

益煞故以為求以入德之事皆如是耳語類交互說都是三知都是知三行都是仁三近都是勇者以分言一意也生知安行好學又是知學知利力行又是仁困知勉行知耻又是勇者以等言一意也本支近知近仁近勇分明是等在這裏○近字對一字而言既一纔是勇未一而求近故曰次何嘗又作下於困勉一等人說○知其知之一成功一二句原不為生安而設全是勉勵學利困勉而着意困勉上尤多則此節三近不說勇而說勇之次連適上以分言一意亦歸併以等言一意矣  
頑按通一人入德之功而言則既要好學又要力行又要知耻此所以皆為勇之次也若以氣稟各有虧欠者而言則少知者便要學以近知少仁者便要力行以近仁少勇者便要知耻以近勇也然氣稟至此須是靠勇做主○自是而不求狗人欲而忘返甘為人下而不辭此夫子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也  
好學以破愚力行以忘私知耻以起懦正是困勉人痛下工夫處○知耻之勇固貫在好學力行之內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人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然學未好而能好行未力而能力初頭也全靠知耻奮勵則謂知耻在好學力行之先亦可蒙引亦泥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也

圖大全雲峯胡氏曰黃氏云此節當一部大學大學以脩身為本此章自首至此皆以脩身為要上文言脩身而日不可不知天者即大學逆推脩身之工夫至於格物致知者也此言脩身而日治人治天下國家者即大學順推脩身之功效至於家齊國治天下

平者也○林次崖曰知斯三者與知所先後一艘不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臯

近譬堂藏板

是空知是真個去行了。不然怎說得知所以修身。○知好學近乎知而從事於好學焉。則由好學以近知以知而知道而脩身之端以啓矣。知力行近乎仁而體道而脩從事於力行焉。則由力行以近仁以仁而體道而脩身之寔以致矣。知耻近乎勇以居人下之可耻而深自愧耻焉。則由耻以近勇以勇而強道知行並至而身無不脩矣。○仇滄柱曰離了天下國家別從何處着人。時解於人外說天下國家似人是一物。天下國家又是一物矣。愚意天下國家為虛位。全賴人以實之。若論語安人安百姓則人狹而百姓廣須有分別矣。○說知所以治人三句但用上下感應建極歸化等語竟似人若一脩身後更無餘事如何又有九經等政職須知治人而治天下國家皆有實事在知所以修知所以治數知字只淺淺說猶云知得此意耳。○數所以字宜玩其所以治人之故全在知仁勇上。知則能窮理而於治人之事無不盡勇則能奮力而於治人之事無不勝至於天下國家不過即此三者知之明行之

力任之決隨其所在而處之各當耳

○按天概說則好學自近知力行自近仁知耻自近勇若細說來則好學力行知耻中又有許多等級在始而好學以破愚者繼而漸至於不愚始而力行以去私者繼而漸至於無私始而知耻以啓懦者繼而漸至於不懦由未近以求近由既近而漸歸於知之

成功之一方是身無不修不日知修身而日知所以修身便是包含三近中許多工夫說到得知所以修身則達德全而達道行而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者不外是矣。滄柱謂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天下國家者全賴我之知仁勇以治之愚意所以治人所以治天下國家者實不外於達道之推也。黃氏以此節當一部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過使人人各明其明德則此之所以治人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過使人人以達德行達道而已。看下文九經事業亦總不出道德之外。

○禎按以上言人存以下言政舉恐人將天德王道打成兩截故必以此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

端而天德王道始一以貫之矣。猶未也。但說治天下國家本於修身。則只消於九經內首條以修身是矣。惟脩身之由於達德。行達道者。如此之備而未及達德。而求以入德者。又如如此之難。有天下國家者。鮮不詳於求天下國家。而畧於自責矣。故此節以五箇知字喚醒之。見此等人。君特未之知也。知如此。則知如此。而三逆以求入德者。誠不容已矣。是起下文九經之端。而逼授歸重之旨自在。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彙

近譬堂藏板

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出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語類

問為天下有九經。若論天下之事。固不止此九件。此但舉其可以常行而不易者。否。曰。此亦大槩如此說。然其大者。亦不由此。又問。呂氏以有此九者。皆德懷之事。而刑不與焉。豈以為此可以常行而刑則

期於無刑所以不可常行而不及之歟曰也不消如此說若說不及刑則禮樂亦不及此只是言其大者而禮樂刑政固已行乎其間矣又問養士亦是一人者不言何也曰此只是大槩詭若如此窮有甚了期若論養士如忠信重祿尊賢子庶民則教民之意固已具其中矣

**輯畧**伊川曰尊賢也親親也蓋先尊賢然後能親親夫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親之道同新安陳氏曰視臣猶四體移之股肱大臣豈不可乎朱子所訓不可易矣觀下文忠信重祿所以勸士釋云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則體字謂以身處其地而察之可移易否乎○廣平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三山陳氏曰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雲峯胡氏曰群臣相去疎遠休戚不相知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可耳庶民相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其子則可耳體字于字皆心誠求之者也○三山陳氏曰

#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 尊

近譬堂藏板

遠人非四夷乃商賈賓旅皆是離家鄉而來須寬恤之若謂四夷不應在諸侯之上○下文既有大臣又有群臣而此先云尊賢者非臣之謂正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為師則不臣者也○陳氏曰經有九其實總有三件三件合來共歸一件蓋敬大臣體羣臣其本從尊賢來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其本從親親來而親親尊賢之本又從脩身來○蔡虛齋曰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遊士商旅之徒下文所謂嘉善矜不能蓋指遊士言送往迎來則兼指朝聘者商賈行旅亦在焉或不兼言商賈行旅亦非也下文章句曰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途可見矣周禮可考○林次崖曰治天下國家只是九經九經下落頭便說修身這修身便是接上面修身說來前面許多說話皆是為修身而設也後面許多說話皆是自修身而推也故上文說達道達德而結以修身下文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於修身大學釋新民必先自新卽是此理○呂挽村曰九經經字乃經常之經

古而不改存

非經傳之經也。與五達道三達德同例。皆孔子之言。先自舉成數而後詳條目。復詳敘其義。是文法如此。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如謂九經有曰字。明是成語。則達道達德節亦有之。經可曰經言。將道亦可曰道言。德亦可曰德言耶。  
補按廣平游氏解經字。其道有常而不可易。是正說。其序有條而不可紊。是補意。觀註經只解作常也可。見朱子前列九經之目。卽有常不可易意。後載呂氏九經之序。卽有條不可紊意。以其目而言。則九者皆為天下國家所不可少。以其序而言。方以修身為綱。尊賢輔身。親親屬家。敬禮屬朝廷。子來屬國。柔懷屬天下耳。聖人只舉經常不易者以爲言。其中次序自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

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臺 近譬堂 藏板

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

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爲民表所

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

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

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

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

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

天下畏之

薛顛問來百工則財用足曰既有箇國家則百工所為皆少不得都要用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財用乎如織紵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

# 朱子異同條辨

## 中庸 卷二

### 臺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得賢以師資講明故不疑於理

○北溪陳氏曰不惑是理義昭著無所疑也○不眩是信任專政事舉無所眩迷也○雙峯饒氏曰財用是

兩字財是貨財用是器用一人之身豈能百工之所為備如農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

得財以贖用推此可見其餘蓋農工相資則上下俱足○雲峯胡氏曰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是吾

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東陽詩氏曰舜命堯共工列在九官周工人皆屬冬官

漢以來將作大匠亞於九卿則古人未嘗以工事為輕凡此藝之工巧者既表而用之又有餘稟以養之

則天下之習此藝莫不勉為工巧而天下器用無不足柔遠人謂無志賓旅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

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徒經言懷諸侯天下畏之注德

之所施者博貼懷諸侯意威之所制者廣貼天下畏之天下指四海內外總言蓋懷諸侯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為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海表

夷狄異類莫不畏服矣○蔡虛齋曰不惑謂不疑於

理不眩謂不迷於事自先事講明而言謂之理自臨

時區處而言則謂之事故曰臨事而不眩也○懷諸

侯本是德乃曰天下畏之何也蓋德之所施者博而

威之所制者廣矣二句雖是平說下句又自上句而

生何也以德服人則心悅誠服自有不威之威矣是

威生於德也○此畏字非畏威懼討也畏不義以負

上也蓋從德生威○呂晚村曰賢與大臣不同乃師友不臣人君就學論道者也故不惑在道理上講不

指事務及人臣之賢否邪正也○敬不止是信任能敬則君心一而信任專志清明而邪不入故臨事不迷眩○三分有二文王懷諸侯之效也故諸侯亦有懷之責○天下若指民則畏字於理有礙要天下百姓畏此是秦以後心事三代王者必無是意况聖人舉萬世不易之常經以告其君而啓其威加百姓之

心乎。看上文。乘遠人。則四方歸。乘字。歸字。纔是。及民之君。長爲得。蓋當時。勢能抗阻。天子之政令。不行於海內者。皆此輩不畏之故。故云然也。

**異** 雲峯胡氏曰。章句曰。此九經之效也。道立是脩身之效。以下皆道立之效。○蔡虛齋曰。財用二字。饒氏以爲財是貨財。用是器用。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用。此說非也。有財此有用。如耒耜布帛皆財也。布帛有布帛之用。以爲衣服也。耒耜有耒耜之用。以供耕耨也。推之其他。如金木舟車弓矢網罟百爾器物。凡有資於民生日用者。皆財也。財皆有用也。不必金銀寶貝。方與做財。蓋凡地之所產。而可用人之所成。以爲用者。皆財也。○呂晚村曰。自俊秀以上。皆曰士。有服官者。未服官者。大臣以下。皆爲群臣。不獨士也。至士而群臣盡矣。士之報禮重。而臣無不重。其報者矣。○仇滄柱曰。先言效。而後言事。原爲欲動哀公起見。重在下。截然非修之尊之云云。則不能如此。故上截亦不輕。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臺 近譬堂 藏板

**辨** 按從來講章。以先言效。而後事。爲欣動哀公。行九經耳。如此。都是以纖小見識。妄論聖人。看此三節文。勢緊。緊注到事上去。欲哀公實行之。故人謂此節言其效。則重在各句下。截。愚謂修則道立。豈可不修身。尊則不惑。豈可不尊賢。親則不怨。豈可不親親。緊注有修之尊。可不尊賢。親則不怨。豈可不親親。事者。正歸重在事。而所以行之者。在則後說。九經之上半。截。頓得有在。則字。亦方有精彩。○知天便能知人事。親其功。都該在修身之內。故此只言尊之親之云云。而不辨別賢之大小。親之隆殺。而後尊之親之也。大臣只說敬。群臣只說體。亦見是知天以後事。○註解來。百工句云。通工易事。農未相資。而財用足。似單貼在下者。說然玩日省一段。則又未嘗不貼在上者。說故註又引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爲証。要之省試是前一層事。百工見我國待他如此好。自然肯來。到得來時。則我國器無不備。便財無不充。農未相資。而財用足矣。又是後一層事。故足字可該上下講。卽註解乘遠人句亦然。此處單指天下之旅。皆悅。願出。

其塗說然玩下送往二句則又兼列國卿大夫之聘問及仕人之欲仕者蓋柔遠人自兼賓客聘問遊士商旅三項註不過偶引以釋之不必泥也

顧按不惑謂不疑於理是講明得道理精明雖自家做下許多知天工夫却也要賢人講明如審問明辨之功不可無輔益之助蓋尊賢不惑尚是根本上事

故次於修身而先於親親或云不惑是志氣清明不溺於燕私不蔽於佞倖不知此却是修身內涵養工夫如下齊明是也不在尊賢分上論○呂晚村謂士

有服官者有未服官者至士而群臣盡矣此說非也上士中士下士分布庶位者皆群臣也群臣在大夫

之下據其官職則實士也以下庶民百姓例之則知士即群臣不可兼未仕者說矣○饒氏得用生財得財贖用正得註中相資之意蒙引謂凡用皆財凡財

有用反覺費力○道立句固是以下之綱然九經各有實事而謂下八件皆道立之效豈尊之親之等皆可抹過乎雲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冢

近譬堂藏板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



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  
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豪  
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  
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  
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  
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臺

近譬堂 藏板

或問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  
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  
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  
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信讒邪則  
任賢不專狗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損之所謂後宮盛  
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  
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  
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  
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  
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  
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  
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  
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  
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歛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日  
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賞其勞則不信度作  
淫巧者無所容愓者勉而能者勸矣爲之授節以送  
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  
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  
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  
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  
有度而不置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衛  
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  
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群臣  
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異

近譬堂藏板

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日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用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異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奸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此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脩身為本則固親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

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其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語類

采遠解作無忘賓旅古者為之授節如照身憑子之類近時度關皆給之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願留於其國者也○問餼廩曰餼任餼也如今官員請

受有生羊肉廩即廩給折送錢之類是也○問送往迎來集注云授節以送其往曰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繡唐謂之

絡過所賜

○大 全 北 溪 陳 氏 曰 九 經 之 事 是 做 王 夫 處 齊 齊 其 思 慮 明 明 潔 其 心 齊 明 以 一 其 內 盛 服 以 肅 其 外 內 外 交 相 養 也 齊 明 盛 服 是 靜 而 未 應 接 之 時 以 禮 而 動 是 動 而 已 應 接 之 時 動 靜 交 相 養 也 如 此 所 以 脩 身 〇 雲 峯 胡 氏 曰 齊 明 盛 服 靜 而 敬 也 卽 首 章 戒 懼 存 養 之 事 非 禮 不 動 動 而 敬 也 卽 首 章 慎 獨 省 察 之 事 〇 朱 氏 公 遷 曰 此 以 身 言 而 心 在 其 中 然 主 乎 理 義 而 言 曰 養 身 主 乎 德 行 而 言 曰 守 身 主 乎 天 理 之 實 而 言 曰 誠 身 主 乎 事 理 之 正 而 言 曰 脩 身 正 心 者 脩 身 之 先 務 事 親 者 脩 身 之 大 節 持 敬 者 脩 身 之 要 法 體 道 者 脩 身 之 實 事 又 心 以 其 所 主 宰 者 言 敬 以 其 所 持 養 者 言 道 以 其 所 踐 履 者 言 之 所 親 愛 以 下 五 者 以 其 所 應 接 者 言 〇 東 陽 許 氏 曰 聽 讒 言 則 知 人 之 道 不 明 而 賢 者 不 安 好 色 貨 則 必 不 能 尚 德 而 與 賢 者 自 相 背 馳 改 此 三 者 而 後 能 貴 有 德 者 尊 其 位 爵 位 也 此 未 言 任 以 事 蓋 宗 族 且 主 於 養 若 有 才 德 則 自 隨 所 宜 用 之 前 言 敬 大 臣 則 不 眩 是 專 任 意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壘

近譬堂 藏板

後言官盛任使是優崇意其義不可一塗取任使謂足以任其使令時使則得以乘天時盡地利而所收者廣歛之又薄則民皆殷富而愈力矣〇周禮注稍食吏祿廩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〇新安陳氏曰食必與事稱有功不可負無功不可濫〇東陽許氏曰秋官遣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四方送逆及疆注疏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謂朝覲會同者也路節道路之節旌節也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此類皆授節送往之事地官遣人掌邦之委積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委人掌歛野之賦歛薪芻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聚之以待羈旅之等又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皆委積迎來之事也〇趙氏愚曰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行此大聘與朝晉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〇蔡虛齋曰非禮不動此動字兼視聽言及思通一身而言也論語動對

視聽言。則專指身心之動也。此動字對齊明盛服。有動靜之分也。故動字所該尤廣。○呂晚村曰。隨其所使而不問。是爲任使。○周禮曰。勞辱之事。勞則未有不辱。辱者敬之反也。後世治天下者。惟以私意待人。白宰相不自辟僚曹。則內無善治。自州郡不自辟僚。則外無善治。甚至猜疑避忌。不設丞相。致令閣部無權。政歸宦寺。天下事掣肘。無一可爲。此莫是從頭鑄錯耶。何怪乎世之不復古也。○忠信重祿。是天理上事。命曰天命。祿曰天祿。故不特忠信是天性相接。卽重祿亦是天性中合如此。不是人主可以私意顛倒豪傑也。若但從交謫養廉起見。則是下不過爲田園子孫以求仕。上不過以美官多錢誘天下。只流露今日仕大夫心坎中物耳。豈三代君臣之義哉。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曩

近譬堂藏板

之。功特固執內事耳。若先無格致工夫。單講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也不得。○若但說好讒愛色重貨而不肯貴德。去讒遠色賤貨。而後去貴德。便是隔一皮話頭。須知德與讒色貨是大相反者。不去之遠之賤之。而曰吾亦貴德。自是絕無之事。此存則彼亡。彼進則此退。斷然不能中立。故句中着一而字。正卽剝復危微之幾也。○官盛任使。有作隨大臣之所使立說。謂大臣職掌。只在用人。人主猜忌。爲其專權樹黨。則小臣得以乘間中之。惟專倚任大臣。使其不引嫌避諱。因材器使。如此雖中後世情事。却與本旨猶隔一層。蓋任使是足任使令。乃大臣使令之僚屬。非內外之庶司也。朱子謂大臣不當親細事。故盛其官屬以備使令。乃焘敬字立解。全是優崇之意。蓋優崇包得倚任意。倚任包不得優崇意。若徒能倚任。而禮有不優。終非所以勸大臣也。○呂晚村謂不獨忠信是天性相接。命曰天命。祿曰天祿。亦是天性中合如此。其論上一截道理甚透。但謂從交謫養廉起見。則是下不過爲田園子孫以求仕。上不過以美官多錢誘天下。

此亦不免過高之病。觀或問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何嘗不從交謫。養廉上說。蓋人臣專以此望報。則全是功利之私。若以人君待群臣言。則既有以盡其誠。又當有以恤其私。養其廉耻之心。而謀去其交謫之累。與天命天祿正是一線上事。若以為功利之私而盡絕之。則所謂天性合如此者。反落空。○日省月試。所以程其功。既稟稱事。所以量為報。量為報。固由於於程其功。而程其功。非單為量為報。而設。分合處皆要分明。○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是授節則其所同。而委積則其所異。亦當有辨。○或問。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蓋指遊士之來我國者而言。不以矜不能為無才。之人不用。而矜恤之者。以天下原無棄人。或無大才。必有微長。或短於彼。必長於此。故第以為不强其所不欲也。不强其所不欲。則不必定留於我國矣。乃存疑。謂不能者。必有所不欲。則亦器使之不强。其所欲。夫器使。則但謂之嘉善。而不謂之不強。所不欲。夫器使。則但謂之嘉善。而不謂之不強。所不欲。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冕

近譬堂藏板

欲矣。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輯畧** 游曰。經雖有九。而所以行之者。一者誠而已。不誠則九經為虛文。是無物也。○楊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雖法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

**同** 大全三山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雲峯胡氏曰。修身不實。則欲得以間。理尊賢不實。則邪得以間。正親親不實。則疎得以間。親推之莫不皆然。  
**辨** 按虛齋謂一只是數日字。對五達道三達德九經之五字三字九字而言。但所謂一者。則誠而已矣。非

不二不雜之解其說良是然須知未行九經時已有一誠既行九經時無非此誠分九經言則一事一誠合九經言則事事只此誠於所以行方有體貼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

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

**問**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

**語類**問言前定則不躓曰句句着實不脫空也今人纔有一句言語不實便說不去○事前定則不困問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羣

近譬堂藏板

時不會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這一句又包得大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提會得他人處置不得底事自家便處置得他人理會不得底事自家便理會得○問凡事豫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泛舉四事或是包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曰上文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遂言凡事豫則立則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不應忽突出一語言凡事也

**輯要**游曰豫者前定之謂也惟至誠為能定惟前定為能應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效如此故繼九經言之

**同**新安陳氏曰四前定字所以申明上豫字也非以豫與前定為誠乃是所當豫所當前定者請先立乎誠也○蔡虛齋曰豫非誠也所豫者則誠也○呂晚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臺

近譬堂藏板

村曰豫之為說非謂凡事要先圖先慎也先圖先慎止講得一事天下那有事事先圖先慎之理惟能擇善固執而豫得此一則天下凡事之理皆本此而行無不知之明處之當故曰先立乎誠不是豫其事也○此句有三層意道德九經是一層行之者一是一層豫又是一層道德九經必本於誠而誠必豫乃得下文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正豫此誠也人多泛說凡事既不切貼即知貼道德九經也只做得道德九經要豫已刪却一字一層矣請問凡事二字註何以貼道德九經專為上文兩箇所以行之者一而設也若脫離一字更豫箇甚○仇滄柱曰豫字內有誠字在言凡事皆當豫積此實心立字即就凡事言如達道之行九經之行便是以其行之成就而言故曰立時解泥胡氏可立則可行之說遂謂立是操持於平日然則立者何事行者又何事耶此皆失之影響○達德以行達道者須是實心九經之行亦須是實心故皆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即指誠說誠即在道德九經內章句所謂先立乎誠非以道德九經之外另

求箇誠是誠之貫乎道德九經者必須豫先做下許多工夫項氏知之素明行之素熟二句對下擇善固執看正指誠之當先立也

○大全文雲峯胡氏曰上文言達道達德九經之所以行此則總言凡事之所以立蓋曰是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戒懼慎獨養之者有素矣如此則先立乎誠而後事可立可立則可行矣章句以先立二字釋前

定正與上二行字相應○陳氏曰上凡事一句乃包達道達德九經而言下事前定一句乃指其事而言之也○蔡虛齋曰此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曰之屬者見得所謂凡事非止是達道達德九經數者而已如言也事也行也以至下條所推治民獲上信友

順親誠身明善節節都要豫立乎誠也若專以誠身為誠則自順親至治民總用一箇先立乎誠而足矣况誠身下又有明善一節亦在所當豫者豫之則亦

為先立乎誠矣○凡事之事加一凡字見得無所不包如言與行等皆是事也其下一事字對言與行言則發之於口者為言行之於身者為行見之於施為

則發之於口者為言行之於身者為行見之於施為

者爲事。○林次崖曰：章句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此句解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意言前定四句皆是明先立意不干誠字。言行事道皆要前定。以見誠亦要前定也。今人見章句有先立乎誠一句，只管把誠字來說。至說言前定四句亦用此誤矣。

**按**九經皆要先立乎誠矣。豈是卽凡事之當前定。以見誠亦要前定乎。乃存疑遂有不干誠字之解。將誠字看而言事行道之外。而言事行道之當前定者。更不知前定何物。因此又疑下節推言素定之意。爲卽獲上信友順親之背。當素定以明誠亦要素定。不知上面節節都歸到誠身來。只一誠身。而上面節節都了。幾箇有道。便探下誠字說矣。明善亦只是誠身內工夫。吾觀朱子解言前定云：句句着實不落空也。便見言不可不誠之意。而事行道可類推矣。解下節又云：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爲這孝之心。便是不誠。可見獲上實實有獲上之道。信友是實實有信友之道。又何疑乎。○晚村謂道德九經是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皇

近譬堂藏板

一層行之者。一是一層。豫又是一層。只爲人講道德九經。空說箇要豫。忘却誠字也。愚意若作道德九經。必本於誠。而誠又要豫。則是看誠在道德九經之外。凡事豫則立。句當云凡事要誠。誠要豫。而事乃立矣。豈不多費轉折。試看下文豫做誠底工夫。不外擇善固執。而擇善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事。固執是篤行之事。若離了道德做誠底工夫。却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箇甚麼。篤行。箇甚麼。九經雖是見於天下國家之事。而修身尊賢親親。亦只在道德之內。又豈能離之而獨做誠之工夫耶。是知誠之工夫。只在道德九經上。做而既立乎誠。則達德以實。達道以行。而九經一以貫之矣。○學會問以達道。達德九經三者。皆本於誠而言。則重誠若以達道。達德九經三者。皆達道。九經皆要達德。否曰然。只實有此三德。便是誠。纔實有此三德。達道早已行了。以之爲天不國家九經。亦早已行了。本文凡事豫則立。只是言凡事先立乎誠。則立矣。並無兩層。

顧樹朱子明云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方言所以



行之者一。不應忽突出一語言凡事。則知註下之屬。二字只欲統括道德九經耳。非此外更有許多事爲。達道達德九經所未及。而以凡字包之也。於之屬之。上着。一指字便非落空語。下文言亦只是言此事亦。只是推此行亦只是體此總而名之。又只是一道耳。虛齋說自撰。數節大意當云。上文言以達德行達道與行九經皆要行之。以一可見凡事皆當先立乎誠。若不誠則言事行道有路困窮之先何能立。哉。此不但在上位爲然。卽在下位者。獲上信友順親。無不本於誠身。如此豈可不明善以誠身乎。故下言自然。而誠底聖人。當少要立誠。必要擇善。必要固執。而擇執之功。又非易盡。故下復言傳學審問。數條雖至百倍其功。而不辭焉。愚明柔強。則達德以全而達道九經貫之矣。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臺 近譬堂 藏板

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理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或問 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

欲獲乎上。又不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

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一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評類**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問凡事豫則立言與事行與道皆欲先定於其初則不殆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自不獲乎上

# 朱子異同條辨

## 中庸 卷二

壽

近譬堂藏板

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爲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矣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真知善之爲可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真知惡之爲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善卽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卽大學誠意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

**同**大全陳氏曰此一節又推明誠不可不前定之意須自誠身明善始緊要在於明善善者天命率性之本然須是格物致知真知至善之所在否則好善不能如好好色惡惡不能如惡惡臭雖欲誠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故必明善乃能誠身至於事親信友獲

上治民無所往而不通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雙峰饒氏曰前言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曰身不誠不順乎親以入德之本言則脩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順○雲峯胡氏曰此以下位者言見得上文九經是在

上位者中庸之道通上下皆當行也故上言尊賢此則言信乎朋友上言親親此則言順親上言脩身此則言誠身其道一也勉齋云此一章當一部大學誠身是包大學誠意正心脩身而言心是所存意是所發故章句釋誠身必兼所存所發言之上文曰知天而此曰明善善即天命之性天命無有不善學者當知夫至善之所在是即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天不可不知善不可不明又見三德必以知爲先也

**蔡**虛齋曰此不必泥箇誠字只以凡事豫來看所豫者便是誠也如治民一事也必豫獲上獲上一事也必豫信友信友一事也必豫順親順親一事也必豫誠身誠身亦一事也必豫明善豫字非誠所豫者皆誠也此之謂凡事豫也○林次崖曰章句云此復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蓋上就言前定四句言固見凡事之當素定矣更以在下位者言欲治民必先獲上欲獲上必先信友欲信友必先悅親欲悅親必先誠身欲誠身必先明善亦可見凡事之當素定也此只是推明個當素定意思以見上文所以行之

#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臺

近譬堂藏板

者一處之當素定爾故章句只云推言素定之意不言先立乎誠亦可見上文只是說事豫之意不可拽誠字來說

**按**上節註云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此節註云又以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可見只要素定這箇誠方說此節也獲上在信友信友在順親而其道總由於誠身則誠身不但爲順親之道而卽爲信友獲上之道可知矣時解動云獲上之道在於信友信友之道在於順親先將有這二道字歸住上纔信友要信友纔順親其心先已入於一處更成甚道理故愚謂三箇有道一連急跌之礙總歸到誠身上至明善却又是誠字裏面工夫所以豫立乎誠者也朱子或問於獲上句便下不以諛悅取容於信友句便下不以便佞苟合正是注定誠字說於末又總結云反諸身者無一毫之實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可可見上面都注定誠字說○

學會問誠身全義既不單指事親而或問又謂反身

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悅  
又似單指事親言何也曰此就本句不誠則不順之  
交關處言之也須看得獲上信友與順親不是兩箇  
道理並看得立心行政上面許多事亦與順親不是  
兩箇道理故將誠身不粘順親說也得將誠身粘在  
順親說也得不粘順親說那順親之理亦該粘在順  
親說那上文之理畢具凡此上文所說達德達道  
九經那一件不是人心天理之本然而爲至善之所  
在者也只明善時便都真知盡了雖誠身只說到意  
誠心正而身脩住而一誠以後順親信友獲上治民  
豈復有不得其理者哉而達道達德九經之凡事亦  
豈有不得其理者哉故曰一以貫之而無遺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翼

近譬堂  
藏板

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  
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  
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  
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  
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  
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  
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  
以下之事也

國聞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  
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各則

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  
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  
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神是  
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  
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  
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  
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  
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  
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  
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冲漠無  
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  
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  
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  
繆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  
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  
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  
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  
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快害雜之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臺

近譬堂藏板

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  
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  
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  
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  
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  
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  
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  
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  
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  
莫不中節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  
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老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  
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  
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  
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  
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  
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  
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  
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

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爲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真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

**語類** 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爲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爲之者也。○問：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曰：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爲，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而不待脩爲而自然與天爲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智與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有一毫見得與天理不相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問：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之道也。此言天理至實而無妄，指理而言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之道也。此言在人當有真實無妄之知行，乃能實此理之無妄，指人事而言也。蓋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想不

### 朱子異同條辨

#### 中庸

卷二

#### 異

近譬堂藏板

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如一。○卽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必得是善。此人事當然，卽人之道也。程子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人而言也。有此兩節意，曰：如此見得甚是。○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 論語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

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又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五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程子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則有意在。

同三山陳氏曰善不擇則有悞認人欲爲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雙峰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知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何。○東陽許氏曰上二節皆言所以行之者一然未分曉說出誠字。至此方明言之。誠者天之道指此理而言。誠之者指心而言。下誠字雖以聖人之心而言。然聖人之心卽天也。誠者先仁後知以成德言。誠之者先知後仁。以進德之序言。○陳氏曰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理之真實處。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黑白。萬古皆常然不易。如以木葉觀之。缺者常缺。圓者常圓。脩者常脩。短者常短。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實理自然而然。○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彙

近譬堂藏板

其次矣。○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呂晚村曰思勉中得原是誠之者。甲裏專誠者直無可形容。借對面反托出來自見耳。

與大全東陽許氏曰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善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謂洞明吾心之理。合內外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呂晚村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此兩句且懸空說。正以不粘煞工夫爲是。工夫在下段也。天人分說兩件。到人身只是一件。誠之者所以誠其天道之本然也。○天道本是懸空立。此一句無可推說。議論皆在誠之者人之道也。一句中蓋凡生安聖人與學利困勉等人皆是誠之者之屬。但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竟與大體相似。故屬之誠者。而註云則亦天之道也。擇善固執底人。純是明善復初工夫。故屬之誠之者。而註云此則所謂人之道也。語意曉然。然則後半部所分天道人道

亦只坐生安與學利困勉者而言究之都包在誠之  
者人之道也一句中誠者天之道也懸空一句究竟  
無可推說○仇滄柱曰首句就人身中指出誠來無  
聖比高下莫不有此自然之實理故以為天道是論  
誠不是論天所謂天道亦是就人身中指箇天道以  
示人言人稟天地之理以成性乃合下便有是天道  
自然之誠道字輕看若泥定道字再下註解反與論  
誠之旨相隔

**說**初註明云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是  
就天理之本然而言而人之得是天理之本然者即  
在其中所以或問釋之曰天地之間惟天理至實而  
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又曰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  
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  
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不妄者也觀此則誠  
者天之道也是懸空立此一句如後誠者物之終始  
之意其於造化人物無所不包不僅指人身之所得  
而言也但人之得此真實無妄天理之本然以為性  
亦在其中矣若單帖人身所得於天則道理便不全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學

近譬堂藏板

相反無原委矣故或問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  
非天理之實三句作中間過接但以氣質之偏口鼻  
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四句補對惟  
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云  
云為下二段發揮不貼首句說矣晚村謂下誠者誠  
之者二段俱在誠之者人之道也一句中是從聖人  
亦未嘗不學意看出其實不然註明解誠之者為未  
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豈從容中道之  
聖人尚有未能真實之理而亦為誠之者之屬乎或  
曰從容中道未始不是人事之當然但彼較自然不  
費力耳况聖人雖真實無妄而未有自信為真實無  
妄之理則謂生安與學利困勉皆得天理之本然則  
皆盡人事之當然正妙而子不然之何也曰後章明  
云所性而得者自誠明者也由教而入者自明誠者  
也蓋聖人亦盡人事之當然者以古今名物象數禮  
樂制度之類必待考究訪問而得而至於真實無妄  
天理之本然則固原無虧欠所以為氣質清明之聖  
人亦謂其加誠之之必盡人道之事則謬矣惟第一



箇誠者單指理言故第二箇誠者指能全天理之本  
然者言而註曰則亦天之道也惟第二箇誠者無事  
擇善以明善固執以誠身故註曰聖人之德渾然天  
理真實無妄也使當下一毫有妄而待誠之功便  
非渾然天理便非生來有聖人之德者矣註於第二  
箇誠之者先下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句然  
後煞一句曰此則所謂人之道也分別亦甚清楚不  
得誤看○誠只是真實無妄之謂未有理字意天理  
之本然正解天之道也句下解人之道爲人事之當  
然亦以其爲當然之理也滄杜謂道字輕看亦非○  
時解因不勉不思便是從容中得便是中道似犯疊  
複故謂從容中道連聖人也七字爲句看來亦釋見  
註中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已將聖人納在  
誠者二字中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分明做一句蓋  
因誠之者是勉而後中思而後得加兩不字借對面  
形容未說得實故又以從容中道足之饒氏以不勉  
爲仁不思爲知從容爲勇聖人雖不賴勇而裕如然  
到得裕如則大勇在其中矣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皇

近譬堂 藏板

禎按觀註則亦天之道下一亦字便見第二箇誠者  
與第一箇誠者微分此則所謂人之道下所謂二字  
便見第二箇誠之者與第一箇誠之者無別○固執  
者卽固執此所擇之善也故以而字串下之字實指  
善說者也者字抵對過上聖人也三字○註云必擇  
善然後可以明善是以擇善指用功明善指善之已  
明言故有先後之分若上節不明乎善則明字卽是  
此節擇字無有分也卽本註擇善然後可以明善分  
先後亦不分內外豈所擇事物之理非卽吾心之理  
乎許東陽旣分貼擇明而又以爲合內外而言之謬  
矣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  
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

其一非學也

或問學問思辨亦有順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

語類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脩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先生屢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淺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他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謹思○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臺

近譬堂藏板

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也

同大全陳氏曰擇善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儘用功多固執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善處真能知之則行處功自易也○東陽許氏曰博學是總說一句在上面蓋為學規模不廣安能知道此是總說為學之意至於一事一物言之則亦須廣求遠取以反覆其理如是然後有可問者問思以下却是逐一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答者辭盡意暢既問而得之矣又思之使自得於心可也思則必慎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鑿非慎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析使明徹無纖毫凝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篤焉這皆是積累工夫自常人而誠之欲至於至誠非文理密察工夫積習安能攀緣而上○雙峰饒氏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必審然後有以訂其所學之是非思必謹然後有以精研其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真妄於毫釐疑似之隙而不至於差謬擇善至此擇之可謂精矣如是

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爲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以有以踐其實矣所執如此其固爲何如此學知利行以求至於誠者之事也○項氏曰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諱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呂晚村曰兩節分處不是下面另有工夫能此五者就是學利未能底須在此五者中更下苦功須是困勉

異仇滄柱曰章句旣指爲擇執之目則當兼得學利困勉在內卽下文有弗學五段亦是繳足此節之辭不宜判屬困勉唯已百已千方指困勉一等人語類之說與註互異不可不知辨如惟誠之事俱不外此五件故曰此誠之目也惟對下弗能弗措已百已千故此爲學而知利而行之或曰學知利行弗能何嘗措來似仇說不爲無理曰惟其學之卽能問之卽知思之卽得辨之卽明行之卽篤所以爲學知利行之人與下困勉分界正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星

近譬堂藏板

在此○本是說誠之之目然學而必博問而必審思而必慎辨而必明行而必篤學知利行不過如此則已不消另說故下但言困勉○學曾問朱子或問言學問思辨之序則似有先後矣而又謂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者何也曰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問云云是就善上論其次序如此故逐節承頂若就衆善而言則工夫又不妨並進并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了一節也今人大約只見得逐漸之意而於並進之功畧之矣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

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語類**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問而弗知弗可讓下須當研窮到底使答者詞窮理盡始得○問博學之至明辨之是致知之事篤行則力行之事否曰然又問有弗學至行之弗篤弗措也皆是勇之事否曰此一段却只是虛說只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弗措也未是勇事到得後面說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方正是說勇處

**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伊川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想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又曰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暑

近譬堂 藏板

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然則不為則已一句說有弗學意為字說學之意則必要其成五字說弗能弗措也之意推此以例其餘則當以學問思辨行上五字句絕五之字著讀五也字句絕○陳氏曰學問思辨智之事篤行仁之事弗措勇之事○蔡虛齋曰或說人字指學知利行者言看來亦是蓋除却生知安行者不在此內也人一能之十能之但曰一日十便是經用工夫者矣

**學**林次崖曰依愚見上條作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下條作三近似更切不知朱子何故不然

**辨**挽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是就困勉者心裏說即始而便要其終故朱子謂只是虛說未是勇之事也惟有必要其成之心故當百倍其功故字承項亦甚分明○陳氏以學問思辨為智之事篤行為仁之事

弗措為勇之事昭前以其分而言一層未嘗不可但未到知之一成功一如何便是勇註貼困而知勉而行說勇之事則指以其等而言之一意明矣上博學之一條既為學知利行之等則其為仁之事可知

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之聖人。為生安之等。而知之事不必言矣。○次崖混學利困勉在上作一等。又另添三近在困勉之外為一等。吾所不解。是不知困勉人。只在三近上做工夫耳。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臺

近譬堂藏板

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語類

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加行之效。輯畧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伊川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正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其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自人一能之以下。乃子思與緊

為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一句。尤警策。只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真能於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沃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予思子豈欺我哉。○雲峰胡氏曰：前曰解能。自不可能。此能百倍其功。則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亦可謂知矣。充之而義精可也。雖柔必強。亦可謂仁矣。充之而仁熟可也。

以此見得中庸非不可能。能之者在乎人。人之所以能之者在乎勇。○蔡虛齋曰：果能此道矣。此道二字兼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不專只是承困知勉行者。故下註云：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且上文註云：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以下字。正指困知勉行者。

**辨**按俗解謂此道道字與道理道字不同。乃人一百人十已千之道。又或以為百倍其功。勇之道也。此皆亂說。註既云：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則此道即擇善之道。固執之道。而功效即此道之功效矣。或曰：如此則似統學知利行者。在裏面。不是緊頭。困勉曰：着功在果能二字。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不能而決底於能。正是他勇處。若以此道指已百已千之勇。則勇之上。又如果守反犯。疊復此俗解之斷不可信也。○愚必明柔必強。則未至於愚柔者。益無不可。底於成功矣。明者擇善之功。便是由好學而近知強者。固執之效。便是由力行而近仁。其所以果能者。知耻之勇也。可見求誠之功。亦只是誠實。此三者到得知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異

近譬堂藏板

右第二十章

仁勇無不實。則達道也。實有諸已。而無不行。由是措諸天下。國家九經無非達道之推。一誠貫之矣。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日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

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或問**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不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晏

近警堂藏板

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網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此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益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辭類

問中庸第二十章初看時。覺得渙散收拾不得。

熟讀先生章句。方始見血脉通貫處。曰前章多是逐段解去。某初讀時。但見思脩身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此三者。段後便繼以天下國家有九經。似乎相接續。自此推去。疑只是一章。後又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間所說。廣云。豈獨此章。今次讀章句。乃知一篇首尾相貫。只是說一箇中庸底道理。曰固是他古人解做得這樣物事。四散收拾將來。及併合聚。

則便有箇次序如此其次序又直如此縝密

同大全雲峯胡氏曰上章所述文武周公皆是舉而措之之事此引孔子之言謂所傳一致使得舉而措

之則亦猶是耳至第三十章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愈可見其所傳之一致焉○新安陳氏曰論

語堯曰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之子思此章之所指亦卽正是此意思也

○史氏伯璿曰哀公問政者問治人之事也孔子答以人存政舉以至於不可不知天凡五節皆所以明

治人之本在於脩身也下文自天下達道五至三近三節詳言脩身之道脩身之道盡則治人之本立矣

知斯三者一節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九經四節是詳言治人之事卽哀公所問之政也凡此以上

皆爲人君言之耳然治人之事非人君一已所可自爲也必在於取得其人而共治焉可也凡事豫則立

一節又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在下位一節說人臣欲輔上以治人者其本亦在於脩身而已明善

誠身則身脩而有可以獲上之實矣下之所以獲上

### 朱子異同條辨

### 中庸 卷二

梟

近譬堂藏板

者在是則君之所以取人者亦在是此一節終章首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之意至此始露出誠身一誠字則知上文數節所謂一所謂豫所謂前定皆是指此而言耳如此則爲人君爲人臣凡有爲政治人之任者皆當以脩身爲本而脩身皆當以誠爲要也故下節遂言誠與誠之者以見誠有二者之分誠者則無工夫誠之者則有工夫章末三節正是誠之者之工夫凡欲脩身以爲治人之本者皆當如此用力是固通君臣上下而言也○雲峯胡氏曰十六章則兼費隱而言不言費隱而包費隱在其中兼字包字各有攸當也○史氏伯璿曰胡氏之說似乎得之但語焉不詳猶未知其細辨兼包之義至曰此章不言費隱則似未有得此章不言費隱耳未嘗不言費也愚則以爲兼則二義並列一章之中而不可紊包則一章總該二者之義而不可分蓋兼有限包無窮兼是本章所自有包非本章所有亦不但中庸一書所有是凡天地間道理此章無所不包雖中庸中所言不過亦是



天地間道理亦在其中爾。且以兼之一字言之，則各章但言費而隱在其中，不可以兼費隱言也。前三章言小，則不言大；後三章言大，則不言小。亦不可以兼小大言也。惟十六章言鬼神之事，以不見不聞與體物如在二者並列于一章之中，則不見不聞正是隱體物如在，正是費。故謂此章兼費隱也。二十章以文武之政治天下國家之九經，與脩身事親知人三知三行三近，擇善固守等事並列於一章之中，則政與九經正是大脩身事親等事，正是小。故謂此章兼小大也。此二者皆本章自有其義，則所指固有限矣。若以包之一字言之，則十六章只是體物之一言，可以包大小二十章，只誠之一字，可以包費隱蓋十六章說鬼神之費處，不外乎體物之一言，而體物之一言則於費之大小可以總該之矣。陳定宇所謂體物不遺總而言之，所該甚大，卽一物言之，亦鬼神爲體，茲非小歟。其言可謂至明白矣。非體物一言，可以包大小之謂乎。二十章答問政之言，雖非一事，然皆不外乎誠之一言，觀於達道達德九經，皆言所以行之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梟

近譬堂藏板

者一與章末語誠始詳之意可見，則誠之一言於道之體隱用費可以兼該之矣。參以或問論誠爲此篇之樞紐處，有曰費而隱者，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此言可謂簡而明矣。非誠之一字，可以包費隱之謂乎。此二者皆是包涵天地間道理，非一章一書所自有者。則其所包無窮可知矣。○蔡虛齋曰：包者不明言但意所包含也。兼者其所明言者也。故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明言也。未嘗兼小大而言而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脩身以至於懷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於困知勉行，大小亦皆兼言並舉矣。而費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言小大之中也。

東陽許氏曰：此章達道達德九經凡事，前皆一一

言之，是其小者。後專言誠是其大者。故曰兼小大而隱固在其中。至於誠一節，全以理言，豈非隱者。然聖人天道學者人道，又豈駕虛言而遺事。故曰包費隱是小小大之中，包費隱也。諸章皆費隱中有小大，故兩章費隱字皆在上。十六章鬼神先言大者，後言小者。故曰大小。此章先言衆目，後言誠，故曰小大。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學

近譬堂藏板

辨按朱子或問論誠之旨精密無間更無容發明矣包費隱兼小大之說史氏較諸說為當而虛齋之發明尤精但史氏之論本章大意猶有不盡然者愚意知斯三者節以上言人存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以下言政舉凡事豫則立以下總發明先立乎誠而誠之之功在於擇執大段固如此矣然人存政舉總關係在脩身九經不外五達道五達道不外三達德而實有此三達德即是誠誠不過誠此身而誠身即是脩身又何疑乎因脩身說以道以仁因以仁說義禮說知說勇因以道說五達道而其實只一脩道以仁以脩此身而已仁與誠原非兩箇自其慈愛惻但者言之謂之仁自其真實無妄者言之便謂之誠義禮不過仁之分見而知與勇祇以成就此仁至實得此仁即是誠然則達道達德九經行之以誠非即行之以仁乎朱子於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二句括之以仁其身三字正與後誠身相炤其旨微矣前面之知仁勇以知行發明之後面之誠之以擇執發明之前面之知行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要歸於三近以

入德後面之擇執有誠者誠之者之不同要歸於百倍其功以弗措究竟後面博學審問等功即好學力行知耻之事到得愚必明柔必強則誠之功已盡知仁勇之德已全而誠身者即所以脩身達道九經更無容另說矣今史氏但以天下之達道五三節為詳言脩身之事而不知前言事親知人者脩身之助也知天者脩身之原也後言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者脩身以持敬為要內外動靜宜交相養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釋善之功即前知天之功篤行固執之功即前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之功也至在下位一節不過推言素定乎誠而以爲終章首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之意史氏以人存必兼君臣故立此說其實知天然後可以知人脩身然後可以尊賢皆包含此意則通章只歸重君身又何用如此支贅乎鬼神無形聲何其隱也而能體物不遺是實從隱處指出費來故曰兼兼者明兼之也至小大只是體物不遺中事小也此章達道達德九經許多工夫許多事業然所



